



元帅之死

連畫中國

電影巨書作品



免责声明

本书的制作和发表，仅限于连环画爱好者学习、交流、欣赏之用，版权归属于原绘画者及出版社，请于下载欣赏后24小时以内自觉、及时地删除，切勿用于商业用途，否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违反此规定者全部负责。如喜欢请购买原版图书！





元帅之死

连画中国电影E书作品

龙 王 扫描

锦马超 制作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影片《元帅之死》通过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，再现了贺老总的光辉形象。他虽然遭到囚禁，却仍旧忧国忧民，关心党的前途，而且始终表现了刚直不阿、坚韧不拔、豁达大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高尚的革命情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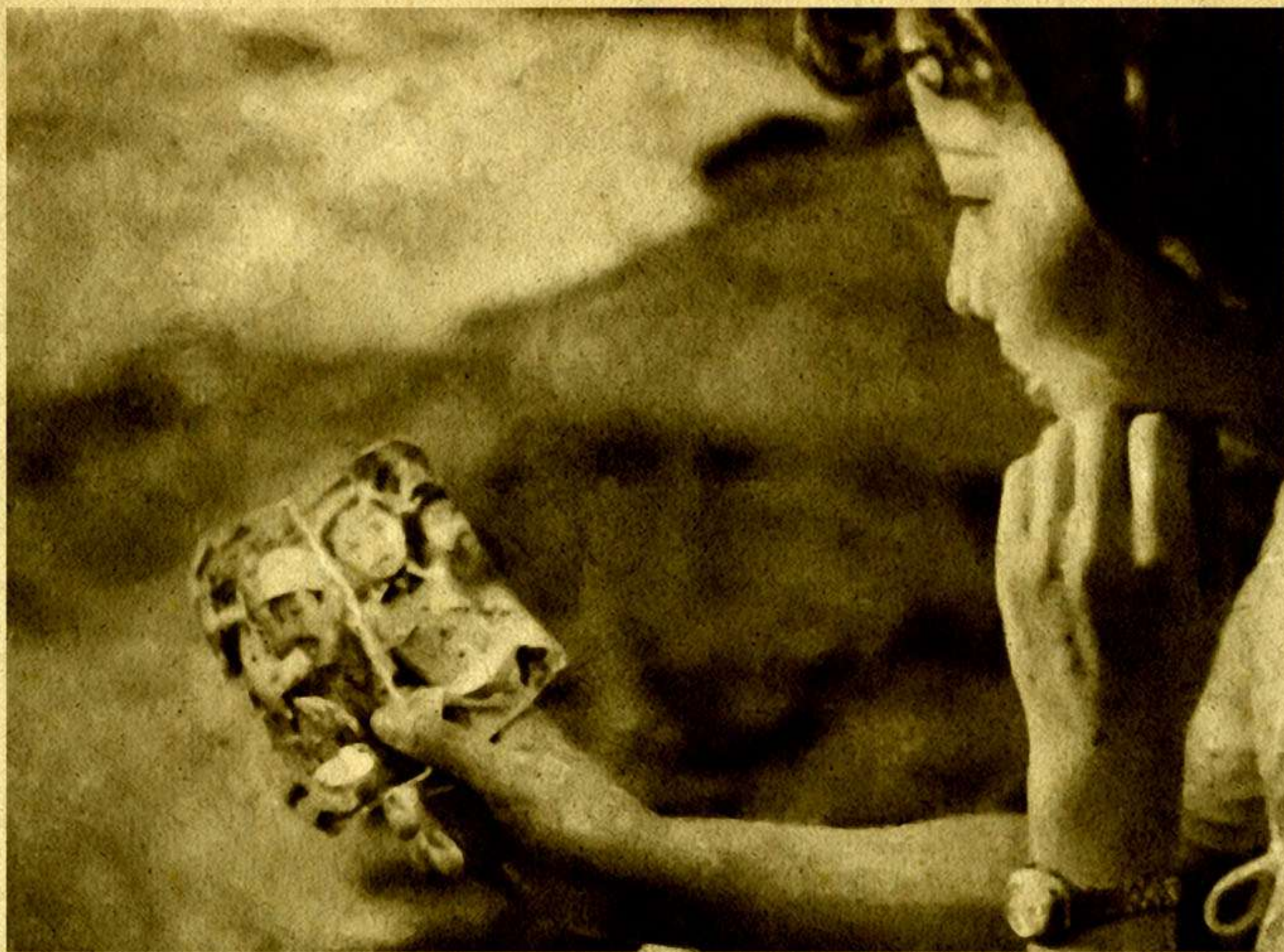
他虽逝而犹存。他的音容笑貌，他的丰功伟绩，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。

本连环画册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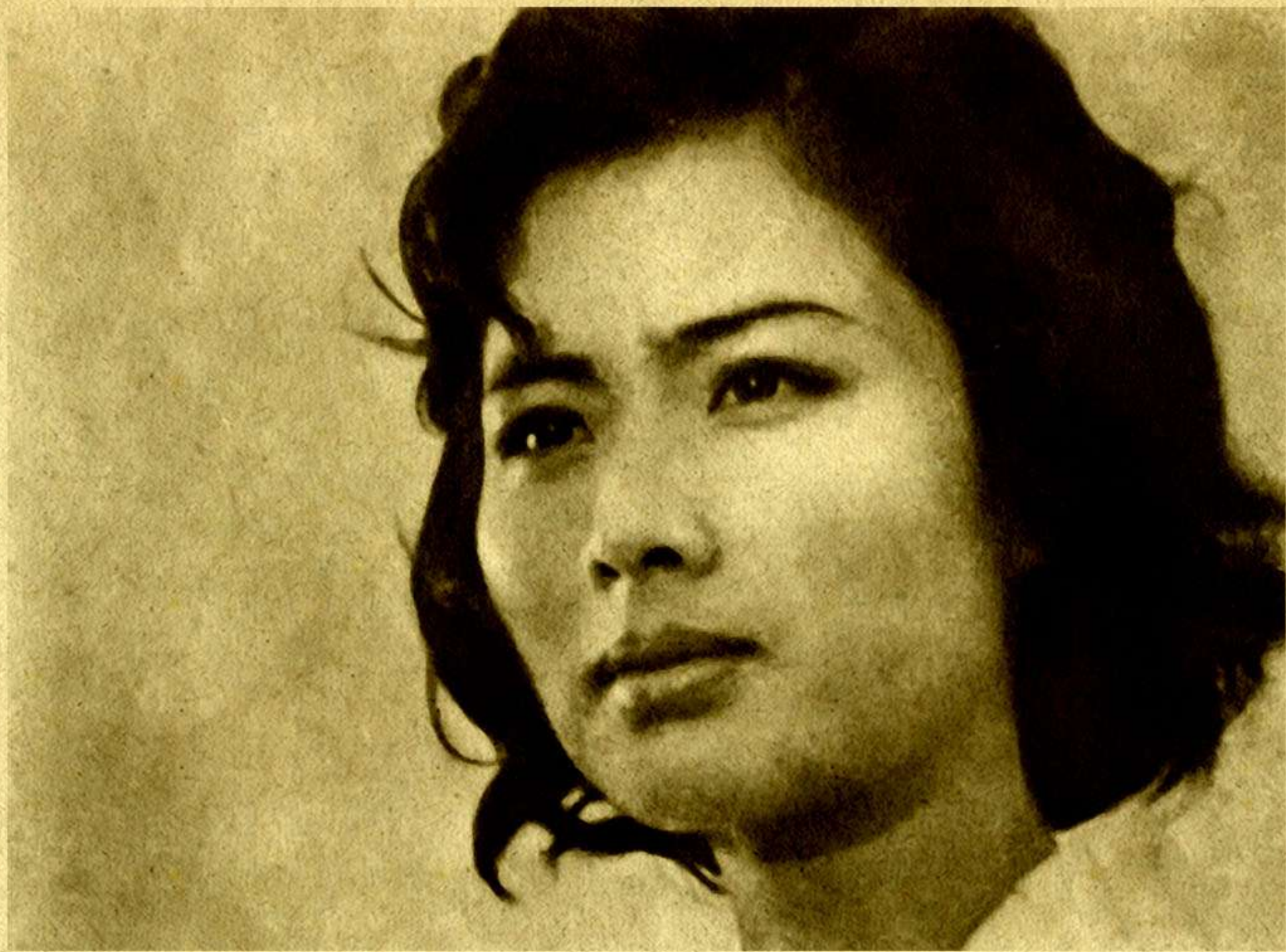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海，惊涛拍岸。在嶙峋的礁石上，坐着这位年轻而又妩媚的姑娘桐花，她正在入神地回忆着。那逝去的岁月，每一天、每件事，都叫她肝肠寸断，那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，留在她心灵上的创伤，真是毕生难忘。



她凝视着手中
这张撕成两半又重
新糊好的、已经发
黄的照片。照片上，
身穿八路军服的贺
老总，高兴地搂着
一个胖乎乎的小男
孩和一个清秀的小
女孩，面对我们微
笑着……



伤痛是那么难忘，回忆使人更加伤痛。她的视线离开了照片，对着茫茫的大海，似乎在自言自语：“……胡子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，但他的豪情壮志、音容笑貌，却始终在我的眼前……事情还得从一九六四年的秋天说起……。”



那时，野战部队为了从现代化战争和实战出发，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练过硬功夫的“大比武”。贺龙元帅非常赞助这一举动。桐花听说胡子伯伯要来湘西视察军事演习，她佩戴整齐地跟随医务组来到机场，心情激动地仰望天空。



天高云淡，日光和煦。贺老总乘坐的直升飞机已临近机场上空，迎候在停机坪前的马玉德、吴宝山等将军们，正在向天空注目……



乳白色的直升飞机徐徐着陆了，机舱门打开，贺老总身穿洁白的元帅服，气宇轩昂地一面走下舷梯，一面向大家招手致意。



将军们高兴地迎了上去，贺老总同他们一一握手。马玉德上前一步，握着手说：“报告老总，军事演习已经部署完毕！”



桐花自从参军从事医务工作以来，好久没有见到胡子伯伯了，她真想走上前去问声好。没想到，胡子伯伯已在战士队列中发现了她，她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。



一排锃亮而整齐的轿车“刷”地开来了。贺老总风趣地用手指指桐花，示意过来。她急忙跑步上前，举手敬礼，贺老总要她上车。



轿车启动后，她笑着说：“胡子伯伯，你一来天就转晴了，早上还阴天哩。”贺老总听桐花这么一说，嘿嘿一笑，顺手摸摸一字胡须，诙谐地说：“伯伯的这玩艺儿厉害，天王爷不敢惹罗！”逗得她大笑起来。



贺老总又想起什么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向桐花眼前扬了扬，说：“当年在鬼子眼皮下抢水给你们喝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

“哦，这张照片谁没见过？可您不给我呀！”桐花心里这么嘀咕着。照片上的小女孩不就是小时候的桐花吗？那个小男孩又是谁呢？她心里当然明白。



可胡子伯伯偏偏要问：“你还认识他吗？”她俏皮地回答：“我才不认识哩！”说着便欠身去抢照片，老总一闪手，“这可不能给你！”说着呵呵的笑了起来。



从机场出来，稍稍休息后，贺老总换上军服，与将军们乘军用吉普进入演习阵地。指挥员向走过来的贺老总举手敬礼，报告说：“陆军演习准备完毕！”



“嗖”的一声，红色信号弹向天空飞去。刹那间，炮声隆隆，硝烟四起，坦克群越过堑壕配合步兵向“敌阵”发起猛烈、迅速的进攻。



这是轻便摩托连的武装战士，他们象敏捷的飞鹰，冲过炮火浓烟，腾越深沟河流，向目的地奋勇前进。这时，阵地上，各种惊心动魄的武装演习已全面开花了。



飞机划过天空，
投下了许多空中活
动靶。“哒！哒！
哒！——”高射机
枪连发连中，贺老
总放下望远镜，连
声赞扬。



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高射机枪阵地，贺老总拍着战士的肩膀，说：“娃娃，你们打得好，打得也准哪！”战士们听了，都很兴奋。



他们又来到步兵活动靶场，贺老总关心地望着连长马洪湖，他正紧张地瞄准人形靶，额头上淌着汗水。他的父亲马玉德担心地向靶子望去。



“叭！叭！
——”马洪湖连续扣动着半自动步枪的扳机，子弹朝目标射去，十个人形靶只打中了九个。



贺老总生气地望了一眼，对着马玉德说：“司令员同志！这就是你们的尖子连长吗？”马玉德颇感踌躇地支吾着。贺老总停一下，关切地说：“那好，让马洪湖也参加这次连排干部集训吧！”洪湖一愣。马玉德立即表示感激的样子，说：“这是首长对你的培养和关怀嘛。”



傍晚，连部驻地，传来一阵阵笑声、吆喝声，原来是老总与一位战士在掰手腕，长时间的相持中，年轻的战士眼看就要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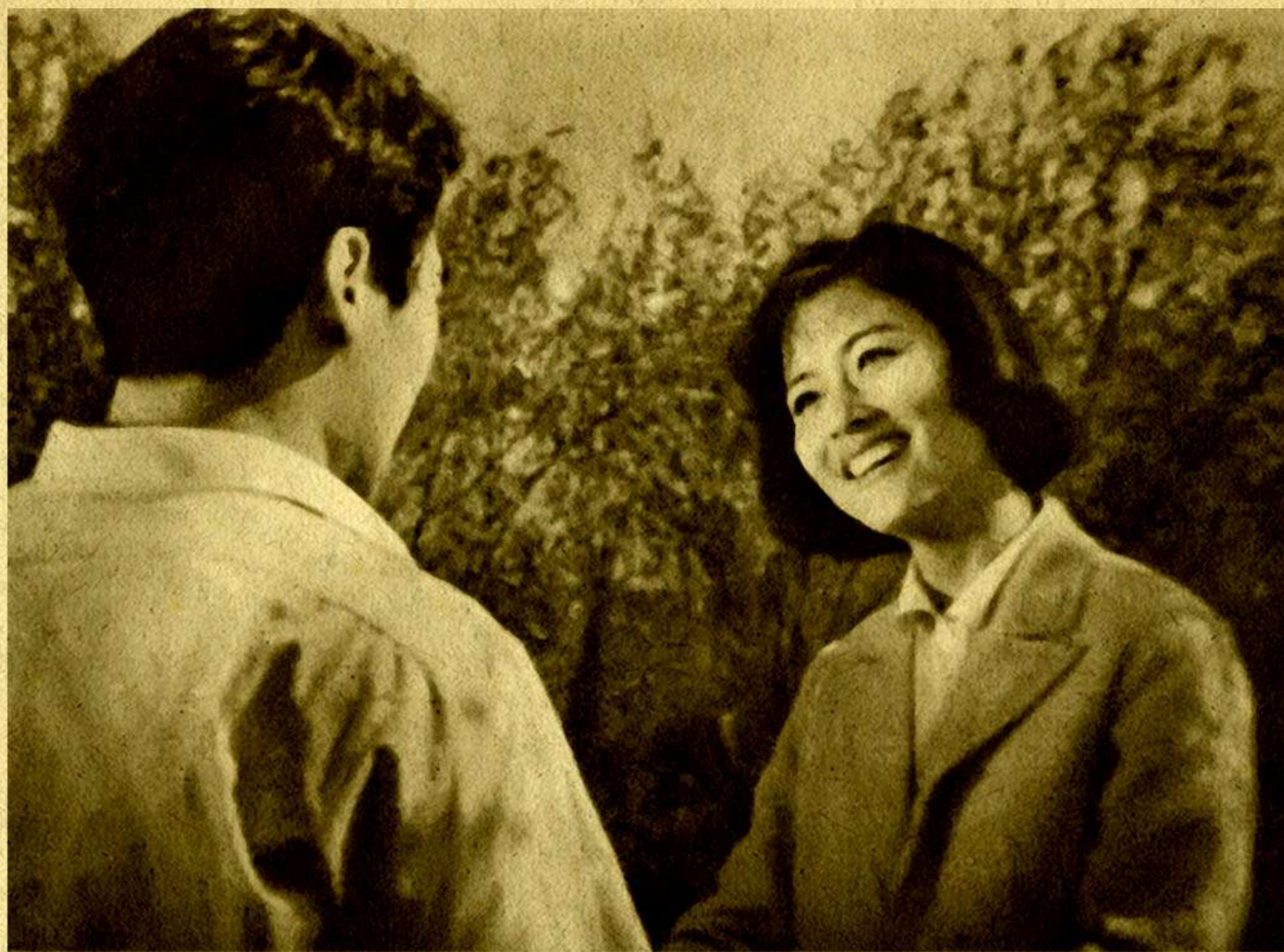
老总看看对方有些得意，便说：“老兵不行啦！比不上你们这些娃娃罗！”说着，猛一使巧劲，把对方压了下去。战士憨笑着，老总摸摸他的脑袋说：“这叫声东击西，出其不意！懂吗？”战士们哈哈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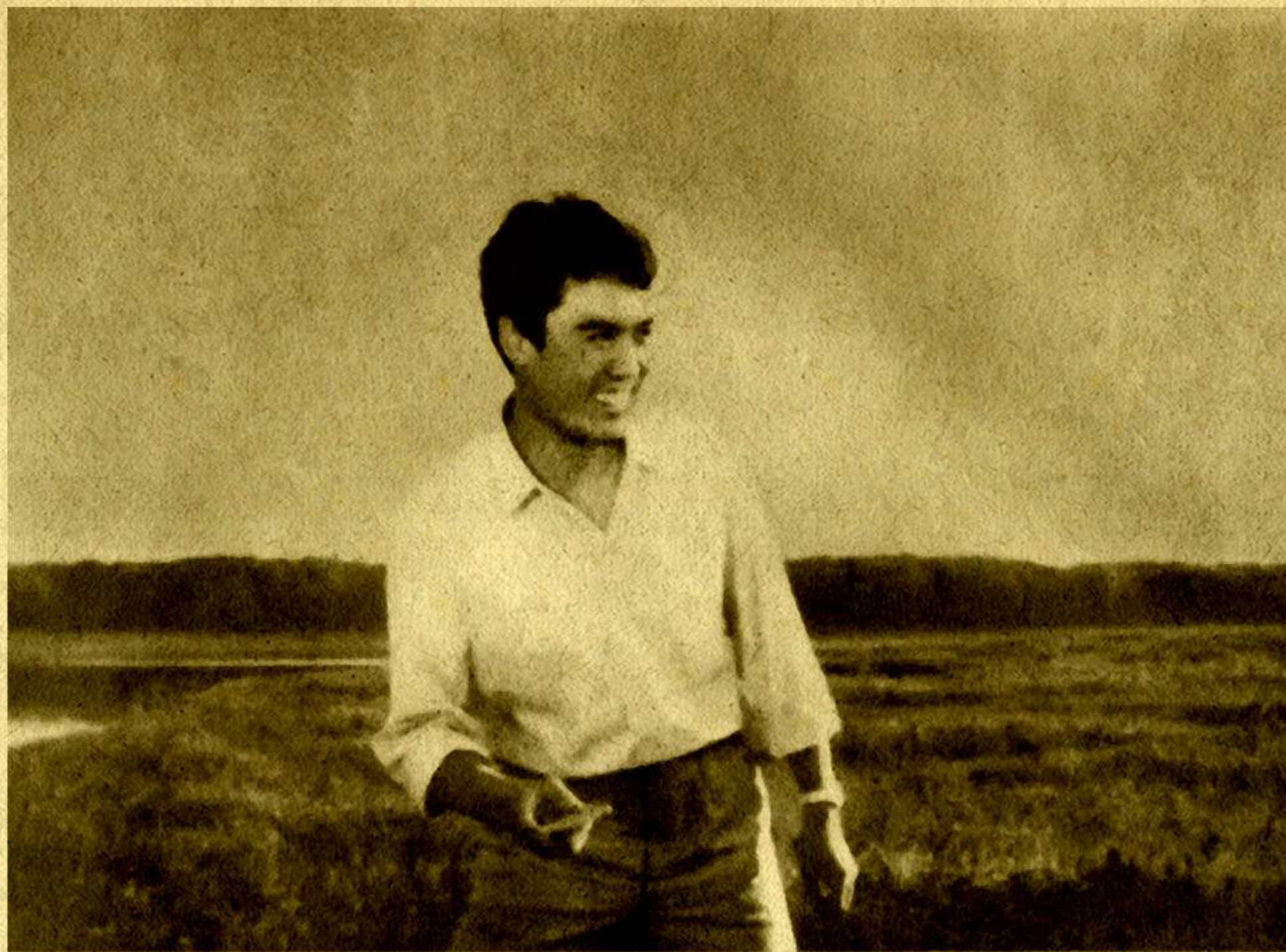
听说贺老总来了，十里外的老赤卫队员张长生赶到连部，高声地喊着：“胡子！”老总惊喜地迎上，热烈握手问好：“长生！老伙计！腰杆子怎么样啊？”长生诙谐地说：“再重也压不垮啊！再说还有桐花给我撑腰杆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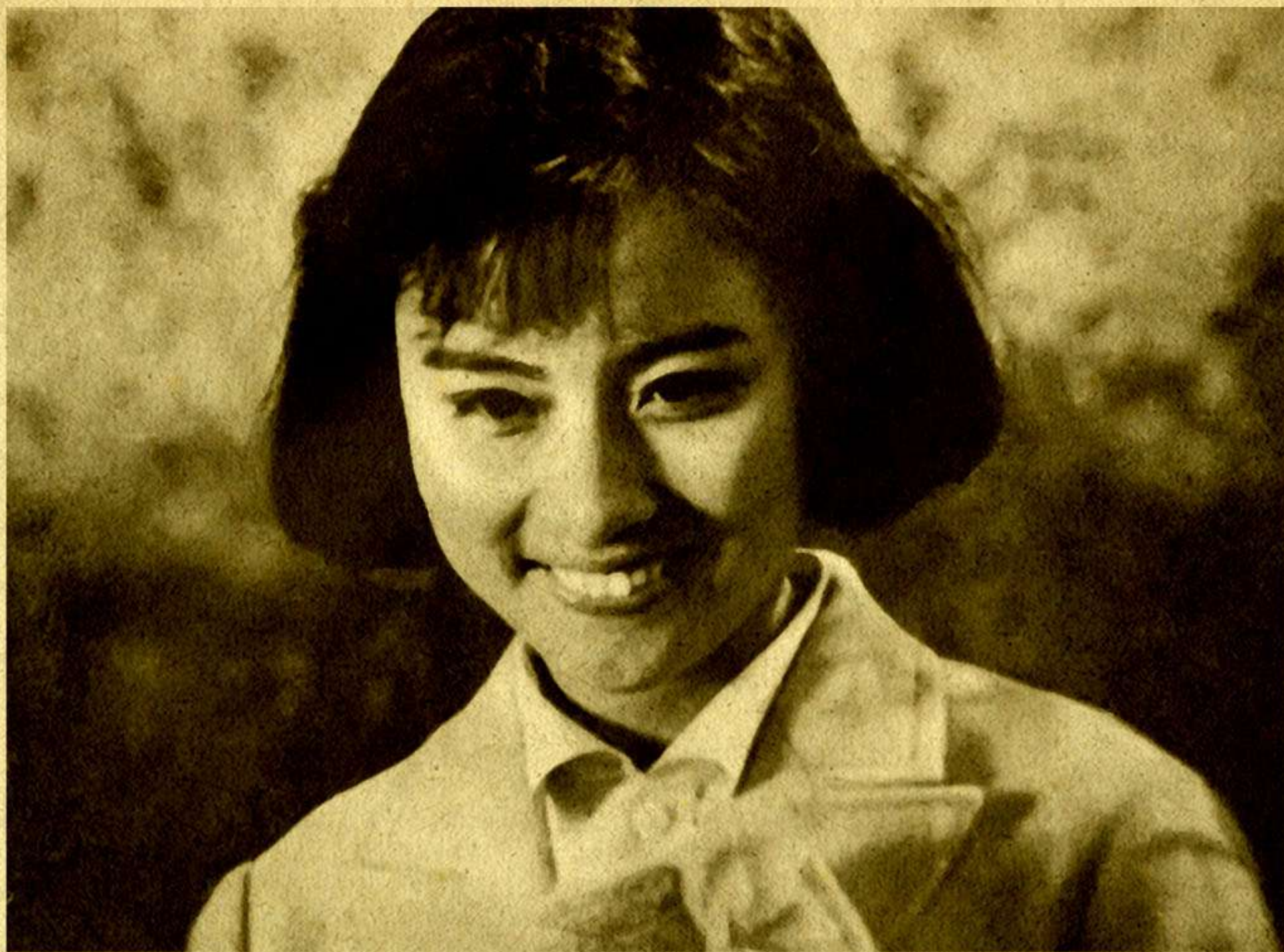
他俩拉长道短地说着，桐花悄悄地走了过来。老总忽然想起一桩事要她去办，说道：“桐花，你去新兵连看看马洪湖，他在那里集训。”说着掏出那张照片，“诺，把你喜欢的这张照片也带着。”她接过照片，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

桐花见到了洪湖，他俩早就互相爱慕了。那照片上的小男孩就是他啊！胡子伯伯从小就把他们连在一起了。他俩象一对快活的水鸟飞到了绿草如茵的湖边，倾吐情怀：“你爱洪湖吗？”“打水片吧！打出双数我就告诉你。……”



洪湖从草地上
拣起一块石片，担
心地看了看桐花，
又看了看手中的石
片，下决心向湖面
掷去。石片在水面
上跳起了“一下，
两下，三下……”
咕噜一声沉了下去。



她笑着说：
“啊！单数，单数！”怎么办？能告诉他吗？可是心中那幸福的春水，为什么这样地起伏激荡？莫不是爱情的风儿掠过心头，幸福的浪花开在心上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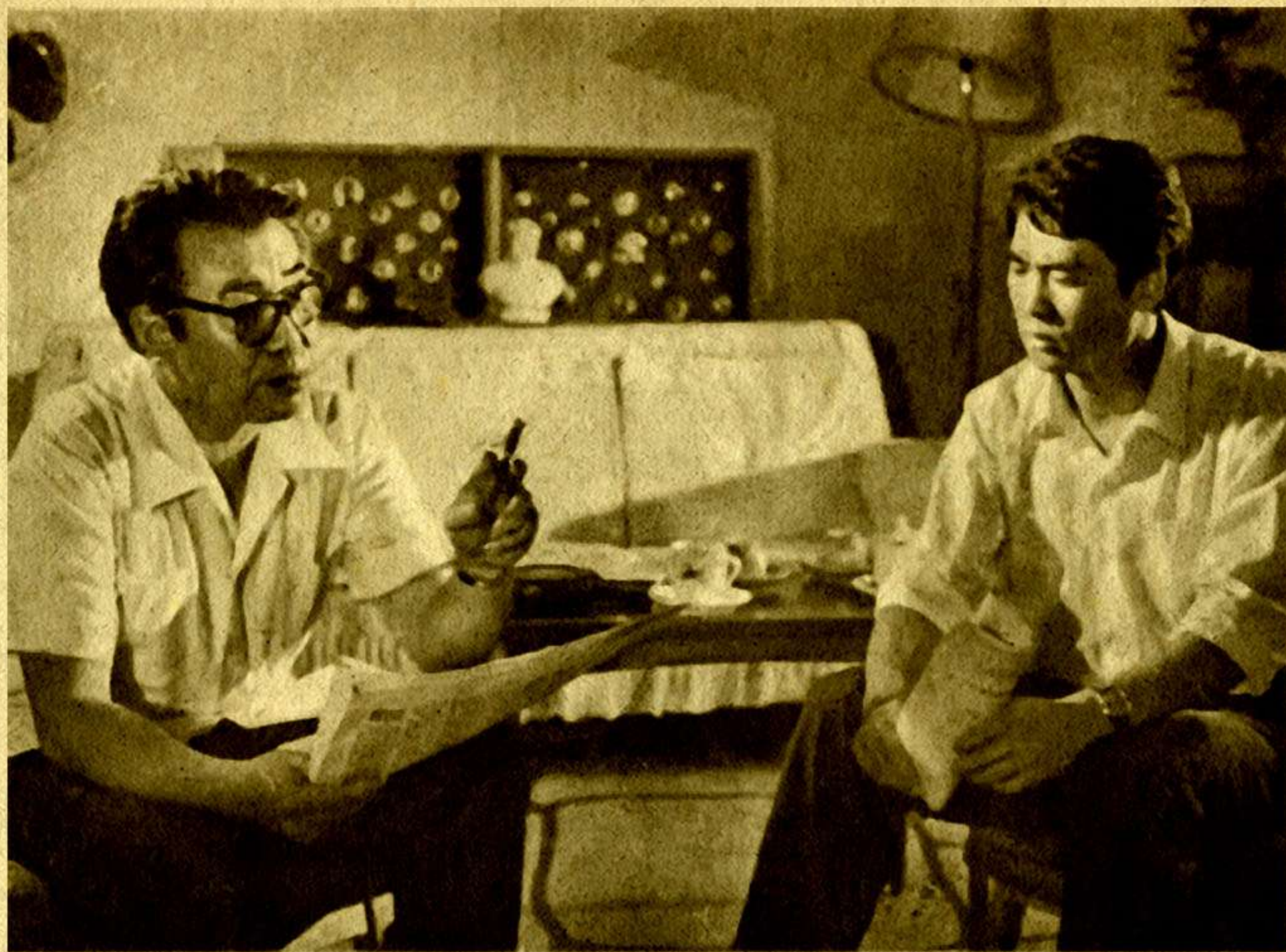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情不自禁地偎依在一起。他又悄声问她：“告诉我，你爱洪湖吗？”她含蓄地一笑：“我……”这时湖面上空飞来了一对对雪白的水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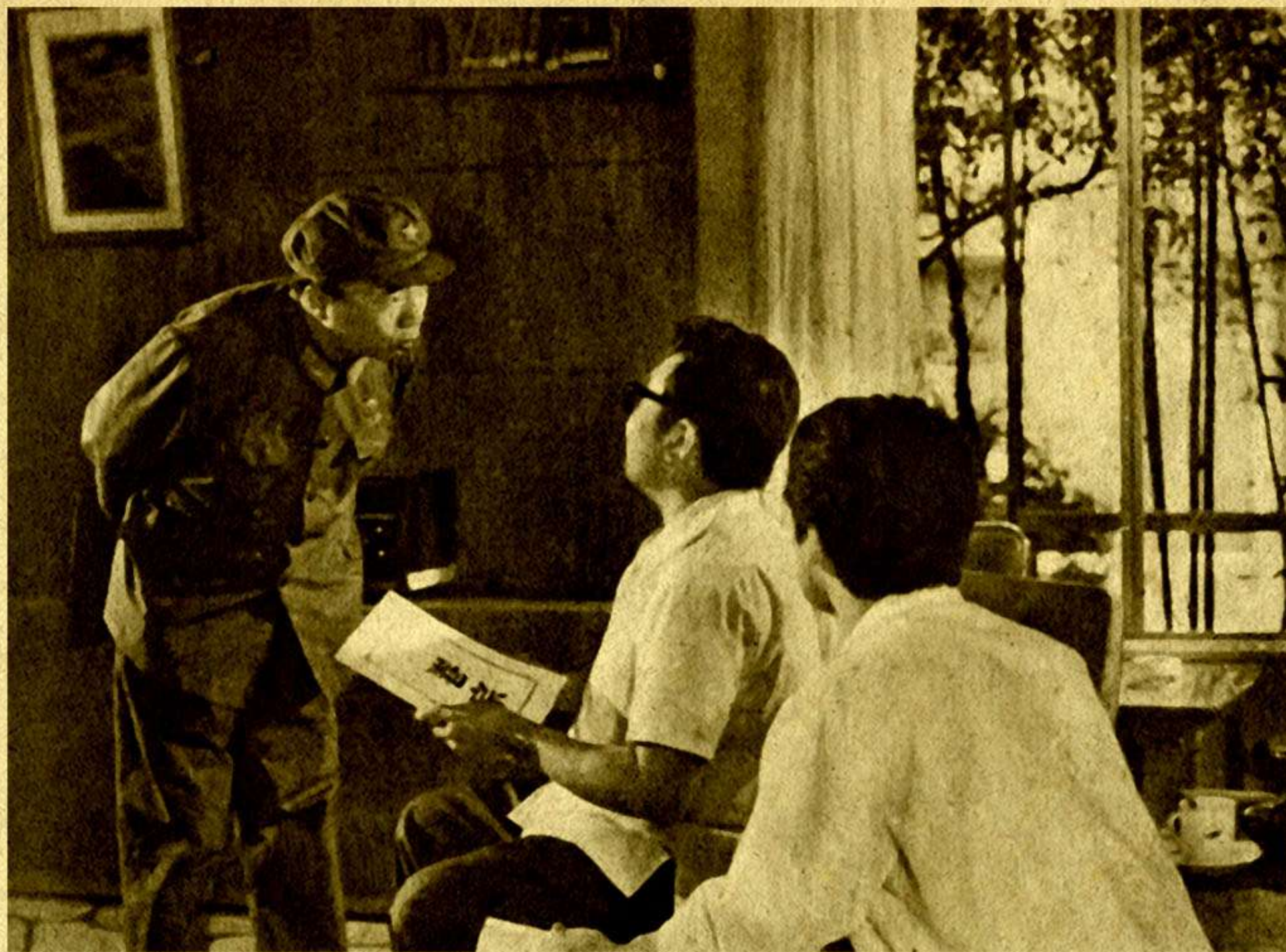
欢快的水鸟发出了“爱！爱！爱！”的鸣叫声，它们代替羞怯的桐花，作了响亮的回答。就这样，桐花和洪湖在胡子伯伯的关怀下，在家乡的土地上播下了爱情的种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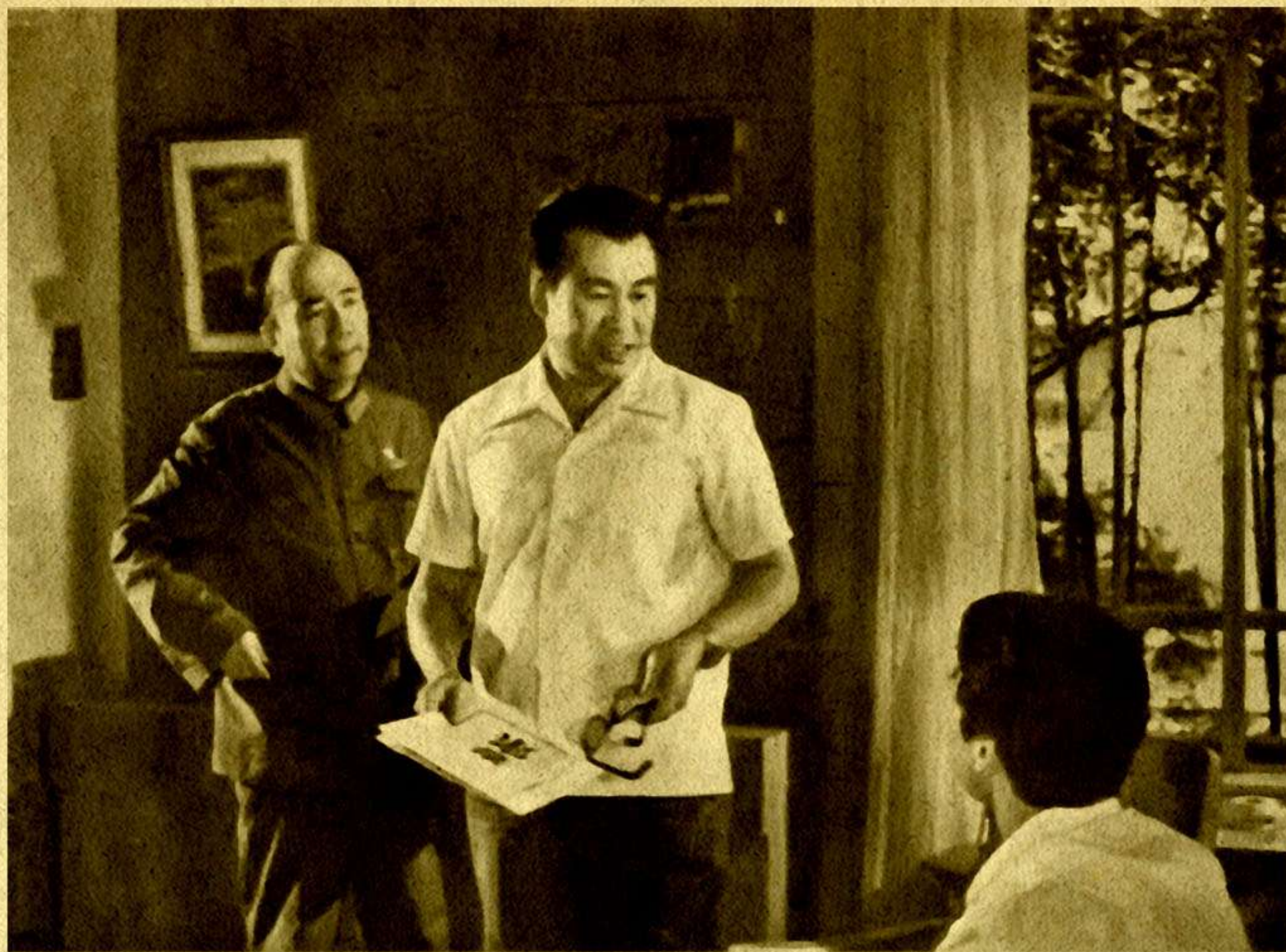
他俩播下的爱情种子，没等到发芽、开花，一九六六年的一场疾风暴雨拔地而起，在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呐喊声中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变动……。

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，洪湖从湘西总部调往北京，来到他父亲马玉德的家里。这是一个新贵的家庭，室内陈设豪华讲究。马玉德一边念着报上的社论，一边又引文摘句、苦口婆心地规劝儿子把思想扭过来，参加到打走资派的斗争中去。



洪湖本就有些迟疑，又听父亲说要马上成立审查贺龙的专案组，他更是忧心忡忡了。这时，郭处长兴冲冲地走进来说：“马老，您给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已经批下来了，首长认为您揭发的问题很有分量，非常及时，击中要害……”马玉德迫不及待地接过批件翻看。



郭处长又兴奋地说：“林办指示，马上成立贺龙专案组，由您亲自挂帅！”马玉德喜形于色：“好，好！坚决执行！”转而对洪湖说：“你的怀疑可以打消了吧！贺龙这个人，地位高，资格老，有影响，是很能迷惑人的……”



在湘西老家，桐花接到了洪湖的来信，信上他把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事告诉了她，并写道“胡子的事，简直是个晴天霹雳……”她看完信后，抬头对养父吴宝山说：“爸爸，他们要打倒胡子伯伯！”这时，吴宝山和张长生正在下棋，他俩听了，都非常惊讶。



吴宝山猛地把棋盘推开，站起身气愤地说：“怪不得他们要让我离休，我不干！我要给总理写信……”他的这一突然举动，使桐花和张长生、孙女莲妹都愣住了。



吴宝山怒气未消。张长生用手杖捣响了地板，说：“哼，打倒贺龙就是和我们湘鄂西的老百姓过不去！……看来，我们应该去北京给胡子当证人……”

注：“湘鄂西”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，贺龙等同志所建立的以洪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。湘是湖南，鄂是湖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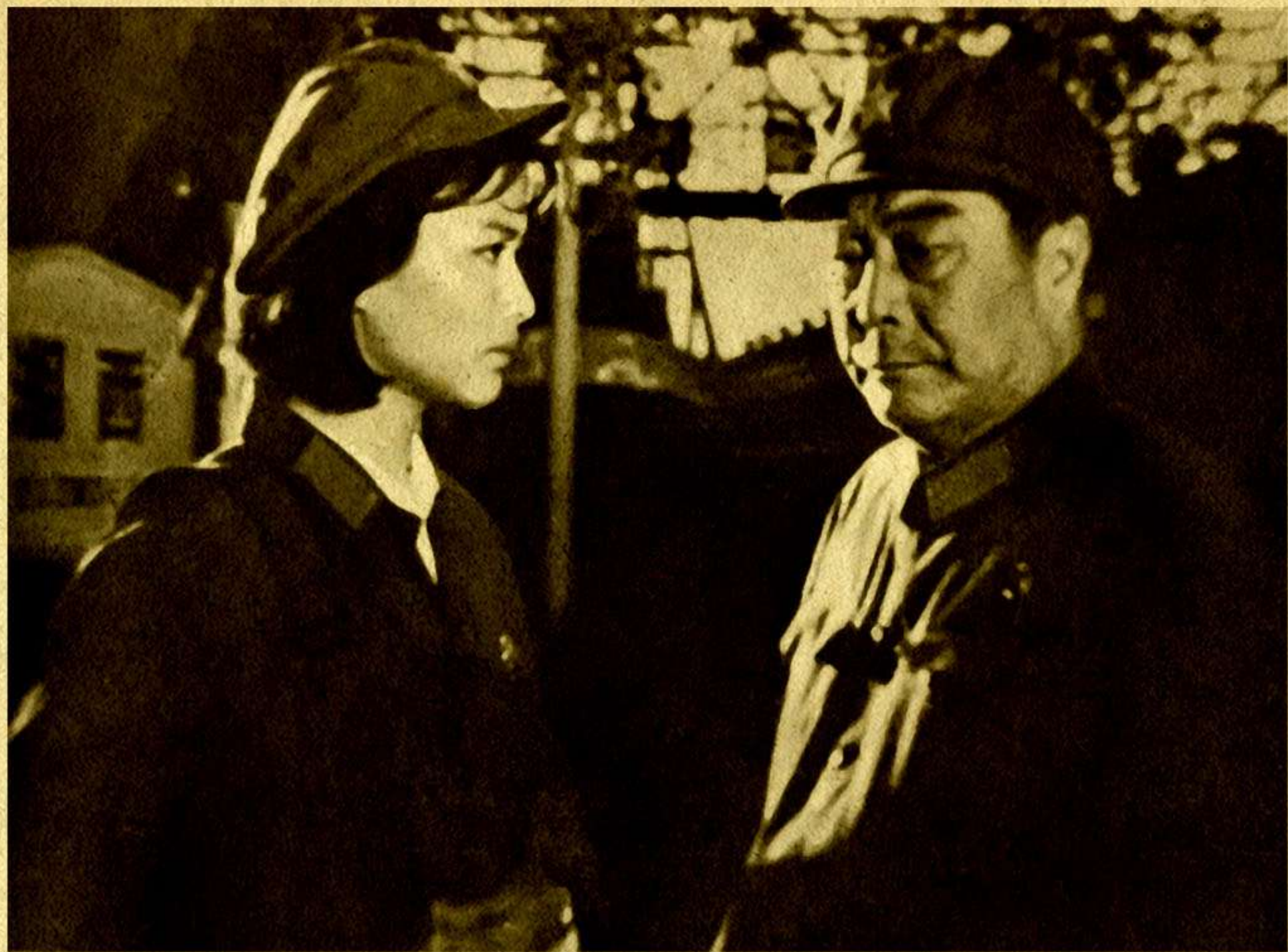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晚上，马玉德又把儿子叫到书房，说贺龙不仅是“大比武”和“二月兵变”的罪魁祸首，而且查明是个大叛徒！洪湖惊愕难言。马玉德又亮出他的一块伤疤，说：“这就是一九三三年贺龙用枪打的，死里逃生啊！还有桐花的爷爷也是他杀的。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”



洪湖困惑地出了家门，来到“揪走资派火线”。这里人声喧哗，喇叭高叫，在一片片大字报的海洋里，他的怀疑和顾虑渐渐消逝了。



他走到一张“贺龙是什么人？！”的大字报跟前，越看越吃惊，于是对父亲的话确信无疑了，他决心参加“贺龙专案组”里的调查工作。



这时，桐花突然被调往北京工作，吴宝山送她到火车站。她心里十分难过地说：“爸爸，洪湖被妖雾迷住了眼睛，好坏都分不清了，他还说我爷爷是胡子伯伯杀的。”“什么？”吴宝山气愤地说：“颠倒黑白！连你也是胡子在你爸爸牺牲后从炮火中抢出来，亲手交给我的！”



她一听事情原来如此，真不想去北京了！但吴宝山坚持要她去，一定要争取见到胡子伯伯；至于洪湖提出结婚的事，因为都还年轻要慎重考虑。临别，他取下钢笔交给女儿，说：“拿着它，这是胡子留给我的纪念！”父女俩在依依难舍中离别了。



不等桐花到来，洪湖就急不可待地把新房布置好了。儿子要结婚，马玉德特地送来一份礼物——瓷制的战舰。洪湖和小兰兄妹俩忙迎上去观看。战舰底座上镶着林彪的红字题词，更显示了这份礼物的色彩和意义。



桐花到了北京，
洪湖和小兰把她从
“北京站”接到新
房里。她默默地坐
在沙发上，对于一
路上所看到的，以
及眼前的新房，流
露出了一种强烈的
陌生感和空虚感。



小兰帮桐花姐拾掇衣物，洪湖却随便地翻看桐花的日记本。他翻出了那张珍贵的照片，看了看，嘲笑地说：“这个还留着！我们的幸福和他连在一起，简直是一种耻辱！”



他说着，把打火机点燃，漫不经心地伸手去烧照片。桐花一怔，急忙上前夺照片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照片被洪湖撕去一半。她脸色骤变，寒心地说：“你撕得正好！要烧，就烧你自己那一半吧！”



她痛楚地向桌边走去，忽然发现一张大字报搁在那里。她展开一看，落款上写着：马洪湖、吴桐花。她象被刺了一刀，惊奇地问：“谁？谁给我签的名？！”



洪湖走上前抓过她手中的大字报，急切地解释说：“我呀！……只有我能代表你……”她仿佛受了侮辱，问：“你，你凭什么代表我？”“我相信你会……”她尖锐而痛心地说：“相信我？……可是我并不相信你！”



她忍受不了这
般痛楚和屈辱，转
身走出新房，疾步
走下阶梯，向绿树
成荫的院子里跑去
……。



郭处长来了。他见桐花不高兴，就问她是否和洪湖有分歧，又问她对湘鄂西印象如何。桐花一听，明白他在试探，就都巧妙地遮掩过去。这时，郭处长才郑重地说道：“派你到专案组当护士，要密切注意贺龙的行动，要随时汇报，要绝对保密！”



桐花以医务人员的身份，被“专案组”派到了贺老总在北京西山住地。亲人相见，有多少话要说呵！但他俩一个看着书，一个量着血压，只能沉默不语。



胡子伯伯憋得实在看不下去书了，他摘下老花眼镜，看了看桐花，轻声地问道：“桐花！你……”



她警觉地急忙
摇手，用眼神示意
窗外……。屋内又
进入难堪的沉默。



院子里，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儿。郭处长为了试探桐花对贺龙的态度，他窃听着，密切注视着屋内的动静。



她量完了胡子伯伯的血压和数完了脉搏后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，桌上滴了一滩泪水。她看了看胡子伯伯，便用指头蘸着泪水，一笔一划地写着：大家都很想您。



胡子伯伯用心地看在眼里，微笑地点点头，也用指头蘸着泪水，在桌面上慢慢地写道：“谁让你来的？”桐花真想说出“爸爸”二字，但急忙捂住嘴，仍然用蘸水写字的方法去巧妙地表达出来。



窗外传来了汽车启动的响声，贺老总走近窗前看了看汽车远去的方向，这才放心地开口说话了：“桐花，总理让我在这儿养养病，学学马列……等身体好一点，我还要出去工作呢！”



说着，他走到藤椅前坐下。桐花看他走动有些吃力，便蹲下来用手按按他脚面，她一愣：“浮肿！”胡子伯伯回答说：“糖尿病引起的，没什么……”



她掏出爸爸送的钢笔，在本子上记录着胡子伯伯的病情和症状。



贺老总看到了她手中的钢笔，笑着说：“这支笔，是你爸爸抢我的，你挣了钱得赔我一支罗！”她没有心思开玩笑，只是说：“伯伯，以后您可要少吃糖！”老总又玩笑地说：“怕我吃你和洪湖的喜糖呵！唉，这小子，我还怪想他的！”



贺老总的话，无意之中触动了桐花的心事，她急忙转过身，噙着眼泪无言以答。可老总觉察出来，起身问道：“怎么啦，他欺负你啦？”她仍然不语。老总又说：“好小子，等我秋天回城里狠狠批评他！”她这才怀疑地说：“回城里？……”



贺老总为了打消桐花的怀疑，便高兴地、肯定地说：“是啊，他会来接我回城里的！”
“谁？”桐花兴奋而又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声。老总又扬起手说：“等枫叶红了的时候……你就会知道的！”



一丝宽慰的笑容在她脸上泛起，她如释重负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高兴地拍着手掌，说：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



可是不久，专案组接管了贺老总在西山的住地，从此他便失去了行动的自由。一天，马玉德领着专案组的成员来了，见到贺老总时他伪善地说：“做为你的老部下，我比任何人更盼你的问题早一天得到澄清。……”老总不屑一顾地望着窗外。



老总抽着烟斗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。马玉德又装作恳切地说：“‘九大’快要召开了，我们都希望您能在主席台上和大家见面，不过关键是……”老总听到这儿，欲擒故纵地接过话茬说：“关键是支持谁，拥护谁，站在哪一边，对吗？”“对！对！”马玉德露出了喜色。



马玉德以为他态度缓和了，便高兴地递来一杯茶水放在桌上，乘机又劝他支持林彪，同他并肩战斗……老总非常愤怒地说道：“要让我对他们三拜九叩吗？……”他拳头击着桌面，说：“我没有这个习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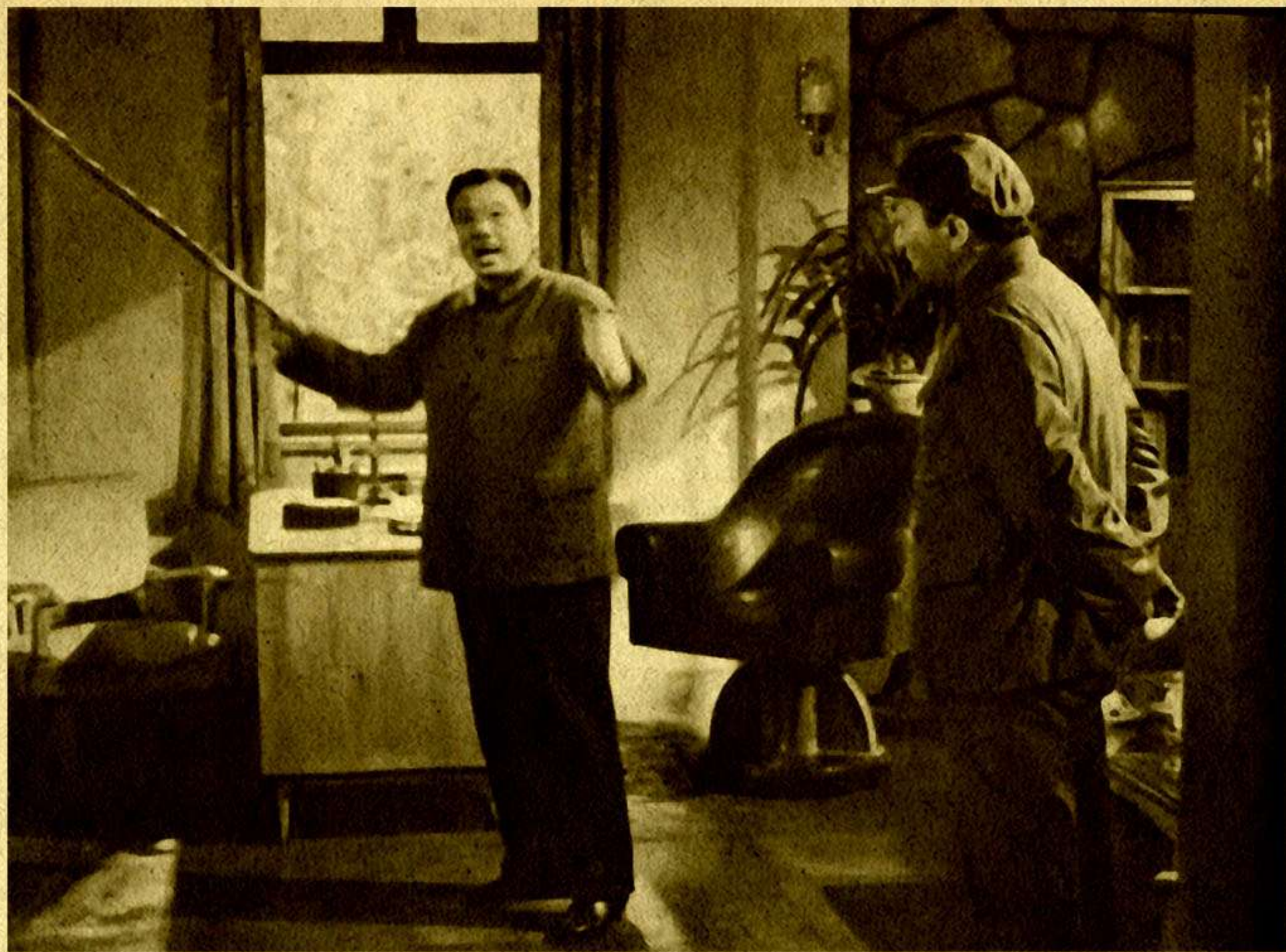
老总拍案而起，
气愤地走了几步，
回头逼视着马玉德
说：“在金钱面前，
被迫出卖贞操的叫
妓女；在权势面前，
自愿拍卖贞操的，
该叫什么呢？”



马玉德脸上一阵痉挛，他向门旁一闪，阴狠地说：“那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”说完，他向门外一挥手。



马洪湖走了进来，他打开公文夹对贺老总念道：“组织上要你交代历史上的罪行！一九三三年，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同你是怎么谈判的？都有哪些人？达成了什么协议？”



老总一听，勃然大怒，他举起拐杖大声吼道：“撞他妈的鬼，人都给我毙了！……栽赃，完全是栽赃！你们有胆子，就让我去见群众嘛！”



郭处长惊讶而
尴尬地听着，他看
了一眼洪湖，又向
马玉德使使眼色
.....



马玉德从门旁
走了过来，傲慢地
向老总说道：“你
冷静点儿，这是专
案组在对你说话！”



老总针锋相对地回答：“你也冷静点儿，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和你说话！滚——！”他怒不可遏地喝道：“你们给我滚出去！”



他们慑于贺老总的威严，都哑然无声，悻悻地向门外退去。当洪湖要走时，老总把他叫了过来，要他把文件留下，并关怀地问他：“你欺负桐花啦？”洪湖默默地听着。老总一语双关地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要经得住考验罗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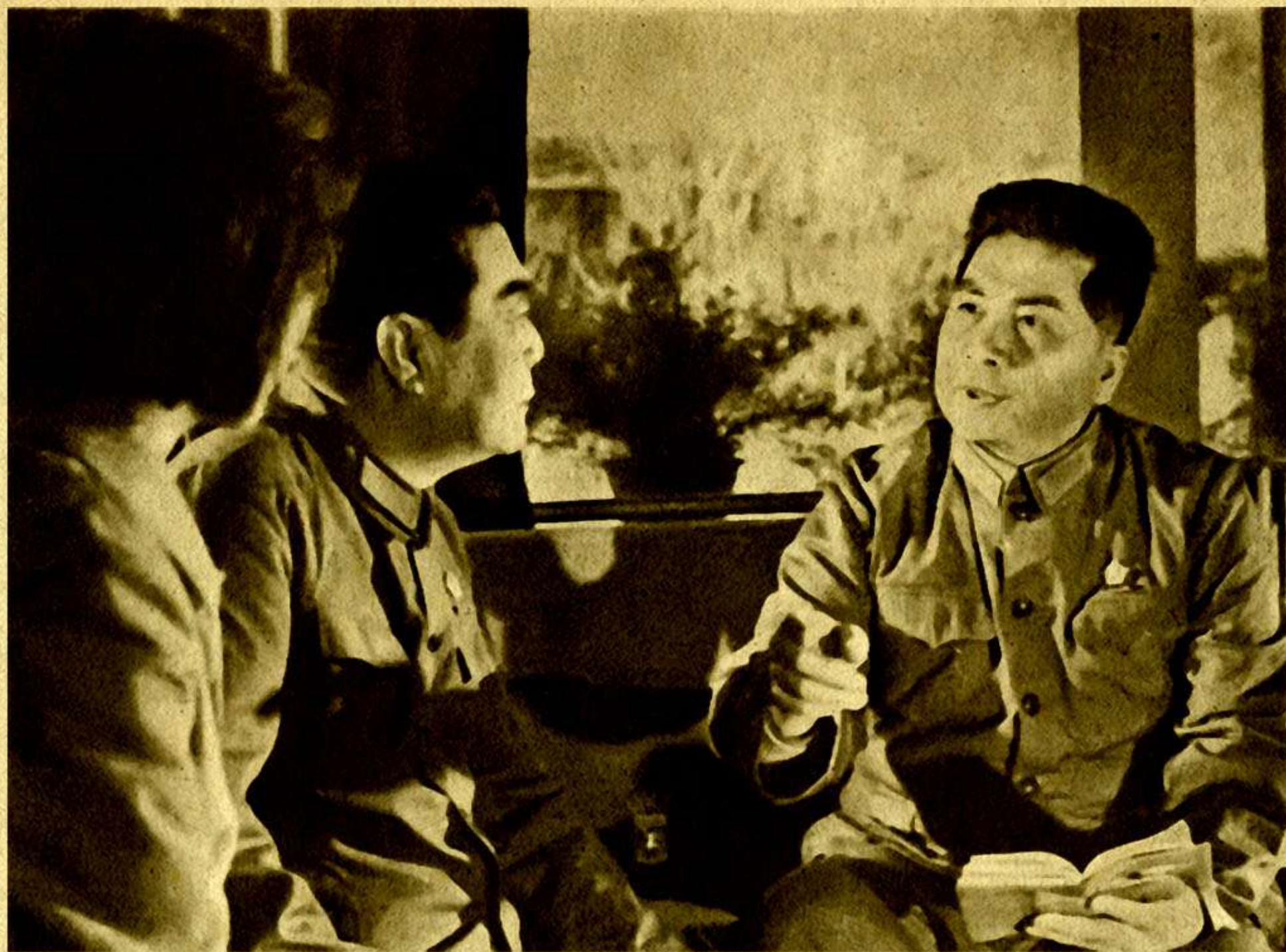
洪湖摔下文件，
不辞而别。桐花悄
悄地走进来，急忙
搀扶着胡子伯伯坐
下，安慰道：“伯
伯，他……他，他
太伤您的心了！”
老总痛心地说：
“他们把这个娃娃
毁了！……毁了！
……”



吴宝山来到了北京，住在总理联络员大老王家，桐花前来见他。他们首先谈到的是贺老总的事情。桐花说：“胡子伯伯给中央写了份报告也被他们扣下了，他的处境很困难……。”吴宝山叹息道：“我这次来，就是要找一些老战友设法与总理取得联系！”“难，他们盯得很严！”



吴宝山沉思片刻后，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桌旁，拿出两瓶药给女儿，说：“你给胡子要的‘降糖灵’，我给你带来了。”她接过后，担心地说：“他们给他乱吃药，病情不断加重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坏，得想办法啊！”



正说着，大老王回来了，吴宝山给桐花作了介绍后，他们便谈起当前的斗争情况。大老王把最近中央开会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。他说，在会上，陈老总说，如果是大军阀、大土匪领导我们打仗，这个军队会成什么样子？能取得胜利吗？要打倒一批老干部，这是安的什么心！……



吴宝山连声赞叹：“讲得好，说得对！”他们三人谈得很兴奋激动。桐花又谈到胡子伯伯的事情上。大老王说：“桐花，你赶快回去，叫贺老总再给中央写一份报告，三天之内交给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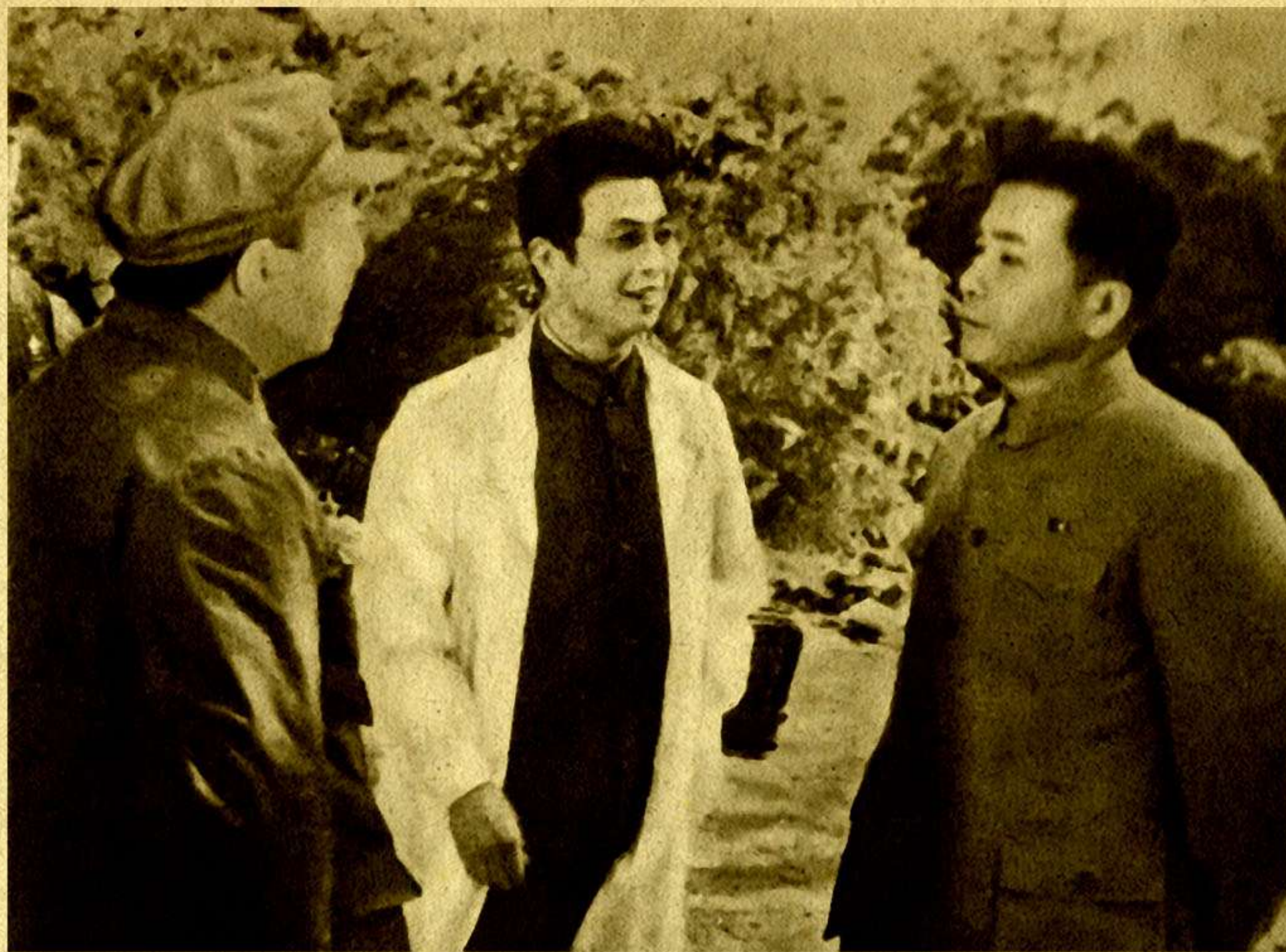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桐花按照同大老王的约定，来到一片密林。她身背挂包，装做采药的样子，在这里等候大老王的到来。



桐花正在焦灼地等待着，突然透过杂草丛生的灌木林，传来人声和狗吠声，夹杂着“啪、啪”的枪声。她敏感地闪进丛林中，俯身采集药草。不一会，郭处长等人追踪猎物碰到她，郭处长问道：“给谁采药啊？”她镇静地说：“给警卫班。”



郭处长听桐花这么一说，狡黠地看看李医生，然后又对她说：“这是从你们老家调来的李医生，他可是行家，让他帮你采药吧！”桐花早在湘西部队时就认识这位令人厌恶的李医生。



大老王开着小轿车到约会的地点，但未寻见桐花的踪影，便径直来到老总的西山住地探听贺老总的情况。没想到郭处长等人说：“他不在这里，昨天下午军委把他接走了。不信，你进屋去看看。”



屋门已上了锁，
郭处长开锁推门，
大老王走了进来，
他扫视一番，屋内
空无一物，桌子、
椅子、床铺，已全
然不见，空荡荡的
地面上只剩下几片
废纸和从窗口飘进
来的几片红叶，凄
寂惨淡。大老王满
腹疑虑，思绪起伏：
贺老总你在哪里！
.....



原来，贺老总
被偷偷地转移到西
山脚下这座低矮而
潮湿的房子里，给
予了非人的待遇。



已是深秋时节了，西风一阵比一阵猛烈。年已七旬、身患糖尿病的贺老总，坐在木板床边，老眼昏花地大一针小一针地缝补毛衣，他内心焦灼，口干舌燥，真想喝一杯凉水呵！



他蹒跚着走到桌前，提起桌上的水壶，但只倒出了几滴刚刚盖过杯底的黄水。他望着那几滴水，不禁想起从前在海滨的情景……



“水！……水！
……水！……”一
群天真烂漫的儿童，
撩着清凉的海水，
与胡子爷爷嬉水欢
乐。他们喊着“水”，
撩着水，多么幸福
又多么甜美……



贺老总兴致勃勃，他与孩子们打着水仗，多凉爽呵多痛快！“水！……水！……水！……”孩子们把清凉的水向他浇来，他乐呵呵地大笑着……



他从愉快的回忆中清醒过来，歙着干裂的嘴唇，把杯子伸向唇边，抿了一小口，抬起头，忽然凝目向窗台上的小花注视。



这朵小花，与贺老总息息相关。此刻，贺老总又忍受着干渴的煎熬，颤悠悠地走向窗前，踮起脚把杯底的水，点点滴滴浇在小花上。他望着，望着，那小花渐渐模糊了……



贺老总看着这朵花，就想起运动会上那动人的情景：可爱的少先队员们手捧着簇簇鲜花热情地献给他和得奖的运动员们。



运动场上，大家纵情欢呼，笑逐颜开。贺老总热爱祖国体育事业，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。祖国的优秀运动员人才辈出，他们在荣誉和嘉奖面前，更加爱戴贺老总，五彩缤纷的花雨为他降落……



鲜花、奖杯、彩旗，又渐渐变成虚幻，从一星彩色的光斑化为窗台上的小花，贺老总又回到了现实中来。他看着他所精心浇灌的昂首含笑、富有生气的小花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

就在贺老总忍受着干渴的难熬之际，在马玉德家里，却在举行豪华盛宴，啤酒喷着泡沫，香槟溢出酒杯……



郭处长喜笑颜开，阿谀奉承地说：“同志们！我们今天为祝贺马老当上‘九大’代表，同时也为嫂夫人接风，举办这个冷餐会，来，大家干杯……”



灯红酒绿之中，郭处长又安排了一个节目，他走到马玉德夫人身旁，笑着说：“还有个更大的喜讯！”他招呼着，“小刘，把礼物拿来！”小刘展开了一张横幅，原来是林彪专门为马玉德书写的题词：“悠悠万事，唯此唯大，克己复礼。”



大家欢欣雀跃，兴奋已极，马玉德夫人更是受宠若惊，感激涕零地说：“啊，林副统帅的题词，太珍贵了，太珍贵了！”于是在“干杯！”声中，早有人把这横幅装入玻璃框中，悬挂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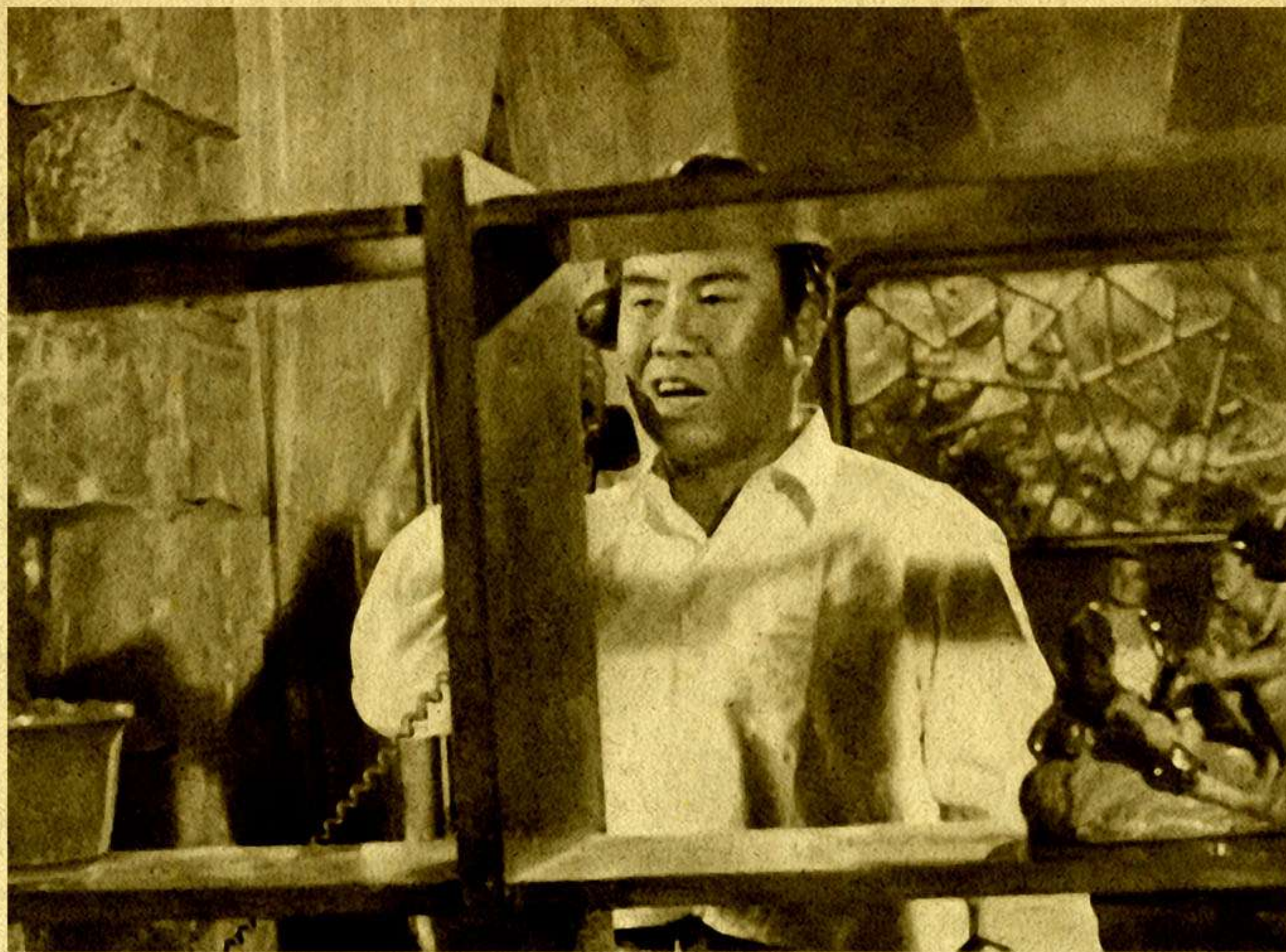
客厅另一角，马洪湖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。小兰摇摇他的胳膊，问：“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正说着郭处长和李医生走了过来，他俩打趣地一问一答：“还想你那朵桐花吧？”“女人真是难于捉摸啊！”小兰看了他们一眼，厌恶地离开……



洪湖也不高兴地起身向走廊走去，坐在石栏上。郭处长紧跟过来，说：“洪湖，还有件要紧的事。过两天派你到湘鄂西去外调，一定要把那个叛徒网摸透！”他指指李医生，“他也调到了专案组，你要跟他很好地合作。……”这时，忽然屋内传来电话铃声。



郭处长进屋接电话，原来是林彪打来的。郭处长紧张地跑到客厅里，神秘地凑近马玉德耳旁说：“林副主席的电话，要你去接……”马玉德微微一怔，他夫人赶紧掏红语录本。



马玉德接过了语录本，急忙来到电话室，拿起听话筒，毕恭毕敬地：“请林副主席指示……”话筒里传来林彪声音：“‘九大’快要召开了，贺龙专案要抓紧，要历史的、现行的结合起来搞，外调材料搞到没有？”马玉德说：“马上派人去！”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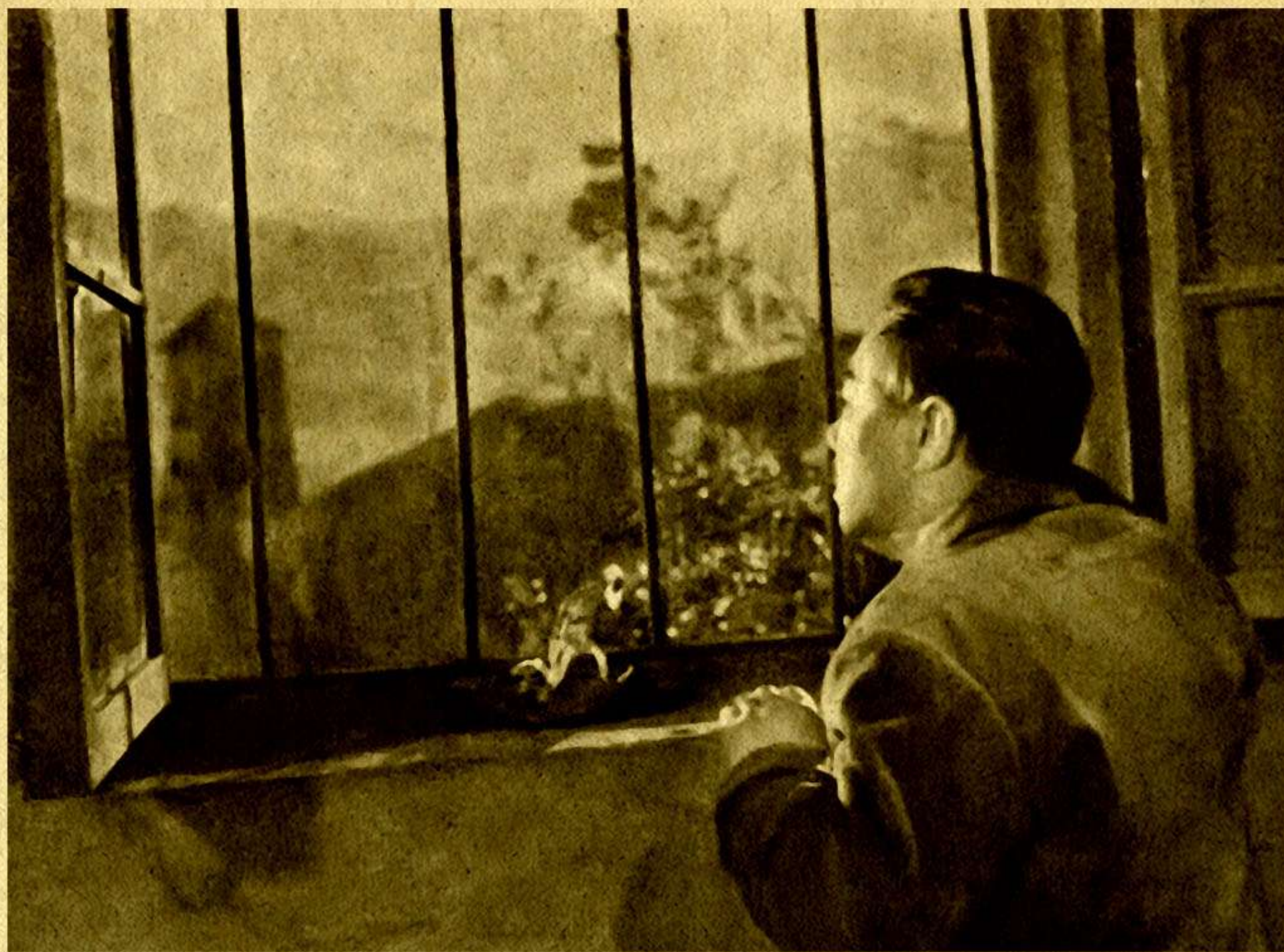
林彪在电话里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！祝你们工作顺利！”马玉德迫不及待地回答：“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”大厅里，一片红语录本在不停地挥动着，人们异口同声地随着呼喊：“永远健康！永远健康！”



他们在那里花天酒地，而贺老总却吃着苦苦菜充饥；他们在那里大肆挥霍，贺老总却缺食少水。



“咚”的一下，铁皮门打开了，屋外吹进一股风雨，李医生端着两个黄窝窝头和几块咸菜走了进来。他狠狠地把碗朝桌上一搁，凶狠地说道：“你的饭！吃不吃由你！”说完把雨衣帽一扯，转身而去。



窗外霪雨霏霏，
雨声淅沥……，贺
老总愤愤不平的心
情，突然被窗外轻
轻飘来的歌声所吸
引，“洪湖水呀，
浪呀么浪打浪啊
……”他简直不敢
相信自己的耳朵，
撑起身子向窗口踉
跄走去。



啊！原来是站岗的小战士在唱。声音很轻，轻得象冰层下潜潜的暗流：“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。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。……多么熟悉而亲切的歌声啊，它深深地打动了贺老总。小战士听见了一个压低的声音在呼唤他，他回头向窗口看去。



小战士走了过来，看着两鬓斑白虚弱无力的贺老总，不由泪如泉涌。老总望着纯朴的小战士，亲切地问：“同志，你是什么地方人呀？”“湖北……沔……”战士泣不成声。老总替他说道：“沔阳，一定是沔阳。”战士点头，急忙掏出一个干馒头，默默地递给贺老总。



贺老总接过馒头，感激地捂着战士的手，老泪纵横。小战士不能久留，告别时行了个军礼，转身向雨中走去。老总依依不舍地目送他，凉凉的雨丝飘洒在他的脸颊上。



他转身拿过玻璃杯，伸出窗外接屋檐边滴下来的雨水。



这时，李医生和洪湖从石阶上慢慢走下来，突然停住脚步，他们发现了贺老总正在接窗外的雨水。李医生若有所思地停步片刻，洪湖拽他走，他执意不走。



阴暗、险恶的心理驱使他悄悄地走到铁窗旁，凝视着接雨水的杯子。而贺老总歙着干裂起火泡的嘴唇，注视着滴满大半杯的雨水，正想缩回手喝几口……



李医生的一支
手突然伸了过来，
“砰”的一声，水
杯被打落在窗外的
地上。



无比珍贵的水被打泼了，谁干的呢？贺老总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，真想抓住这个家伙。但他出不了房门，只得跑向门边的另一个窗口，站在台阶上看出。他看见了马洪湖走过，便大叫一声：“洪湖！”

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老总的喊声，惊动了洪潮。他停住脚，回头向窗口的方向望去，感到难言的痛苦和委屈。因为，老总在他身上倾注了多少关怀和期望呵！……



……那是抗日战争的末期，日寇封锁了河岸沿线，企图截断我军民的食用饮水。夏日炎炎，保育院天真无邪的孩子们，忍受不了干渴，都伸着小铁碗叫唤着“阿姨！——给水喝！”



孩子们喝水的问题必须解决！派往河边去抢水的两个战士都在敌方炮火中倒下了，水没有搞到。怎么办？贺老总吩咐吴宝山去指挥迫击炮向对岸射击，掩护他和马玉德去抢水。



“轰，轰，轰！”我方的炮弹落在了对岸，贺老总和马玉德冒着硝烟从河边挑水回来。老总一边跑着，一边风趣地说：“狗杂种，不打他几炮，他就不老实，快！——”他俩迅速地穿过杨树林，向几里外的驻地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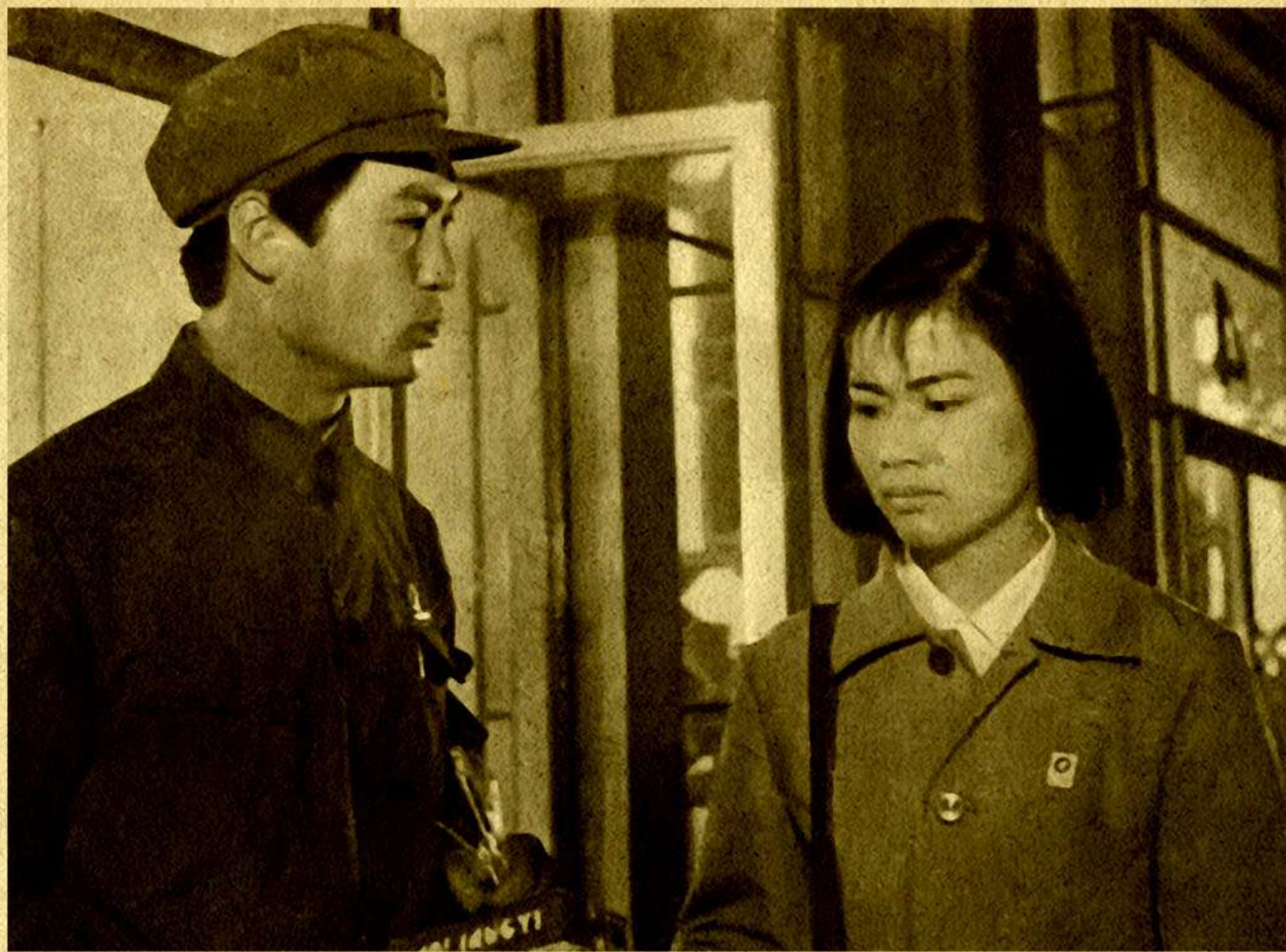
水来了！孩子们排好队，一人分到了半碗，最后分到洪湖和桐花时，贺老总把他俩搂在怀里，看着小桐花对吴宝山说：“这孩子娘老子都牺牲了，以后，你就是她的爸爸。”说着，亲昵地用胡子扎扎他们。这时，随军摄影记者端着相机跑了过来……



“咔嚓”一声，
留下了这张珍贵的
照片。



桐花和洪湖有过友谊和爱情，但今天却分道扬镳了。桐花想到此事，不免感慨。她听说洪湖和小刘去湘鄂西外调，急忙赶到飞机场，要小刘捎给长生爷爷和莲妹子一点北京特产，但小刘不认识他们。小兰有意地把东西塞到哥哥怀里，要他替桐花捎去。



桐花有些不悦，快快地向大厅走去。洪湖赶紧跟了过来，说道：“难道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要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对贺龙的态度一定要旗帜鲜明！桐花，别太感情用事了！等我外调回来，你就明白了。”桐花抑制住心中的厌烦，说：“请上你的直升飞机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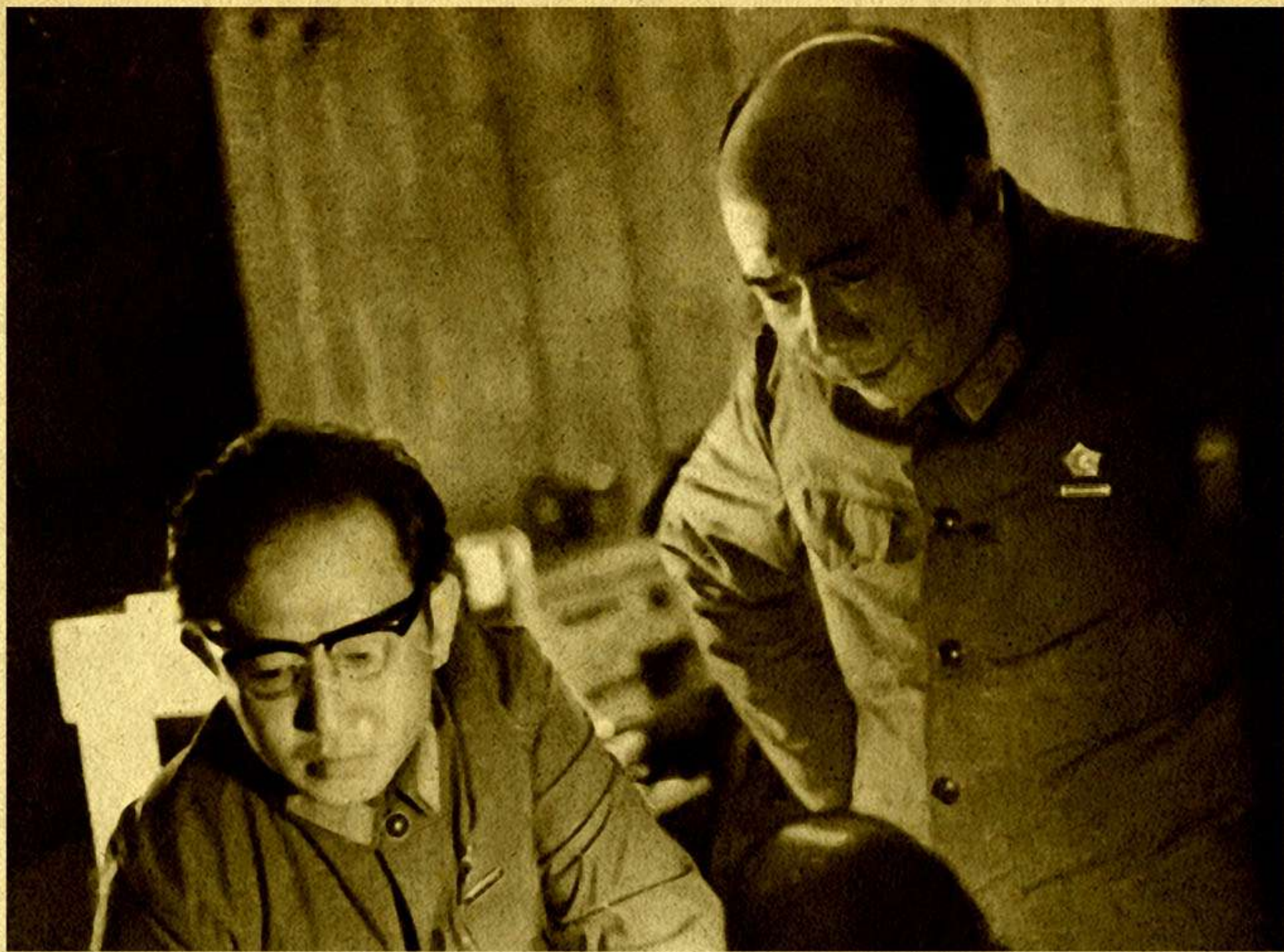
洪湖和小刘带着录音机来到湘西张长生家里，他们提出了贺龙一九三三年与熊贡卿谈判的事，要张长生仔细地谈谈。张长生回忆着当年亲身参加亲眼目睹的事，最后他说：“熊贡卿的事，我就讲到这里。胡子这个人从来是光明正大的！”



洪湖与小刘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终于开口说：“你谈谈他杀人灭口的事吧！”张长生一听怒火中烧，莲妹子赶紧过来搀扶他，他怒气未消地说：“欠了我们五十三条人命的陈子勋该不该杀？杀了我一家八口的团总头子该不该杀？……我要上北京给胡子当证人！”



洪湖在湘鄂西外调的结果，使他逐渐有所悔悟，他扪心自问：难道桐花是对的？……张长生看他独自坐在湖边发闷，便走过来劝慰他：“刚才我的火气太大了，不要想不通啦！胡子是什么人，你去问问你爸爸，一九三三年，如果不是胡子救了他，早就被王明那伙人当成改组派给枪毙了！”



洪湖他们在湘鄂西摸“叛徒网”的外调结束了，现已回到北京。郭处长迫不及待地要知道这方面的“供词”和纪录材料，于是在他的秘室里，让小刘把张长生的谈话录音放给他听。



录音机放出了
张长生说话的声音：
“……那还是胡子
回湘鄂西的第五个
年头，蒋介石老鸦
吃天难下嘴，消灭
不了红军，就派熊
贡卿来找胡子劝降。
胡子同湘鄂西中央
分局研究……”



“……为了从敌人那里多摸些情况，决定同意熊贡卿前来，胡子还亲自接见了。他自以为得计，端出委任状、绶带、佩剑和军装，进门就劝降，神气活现……”



“……没想到，胡子听完他所讲的一切，突然拍案而起，来了个一网打尽。胡子走上木楼向乡亲们宣布了熊贡卿的死刑，群众兴高采烈。就这样，熊贡卿被胡子给枪毙了！”



郭处长愈听愈不是滋味，走到“录放剪辑台”旁向机械员说：“简直是胡说八道，给我剪掉，应当根据专案需要，重新转录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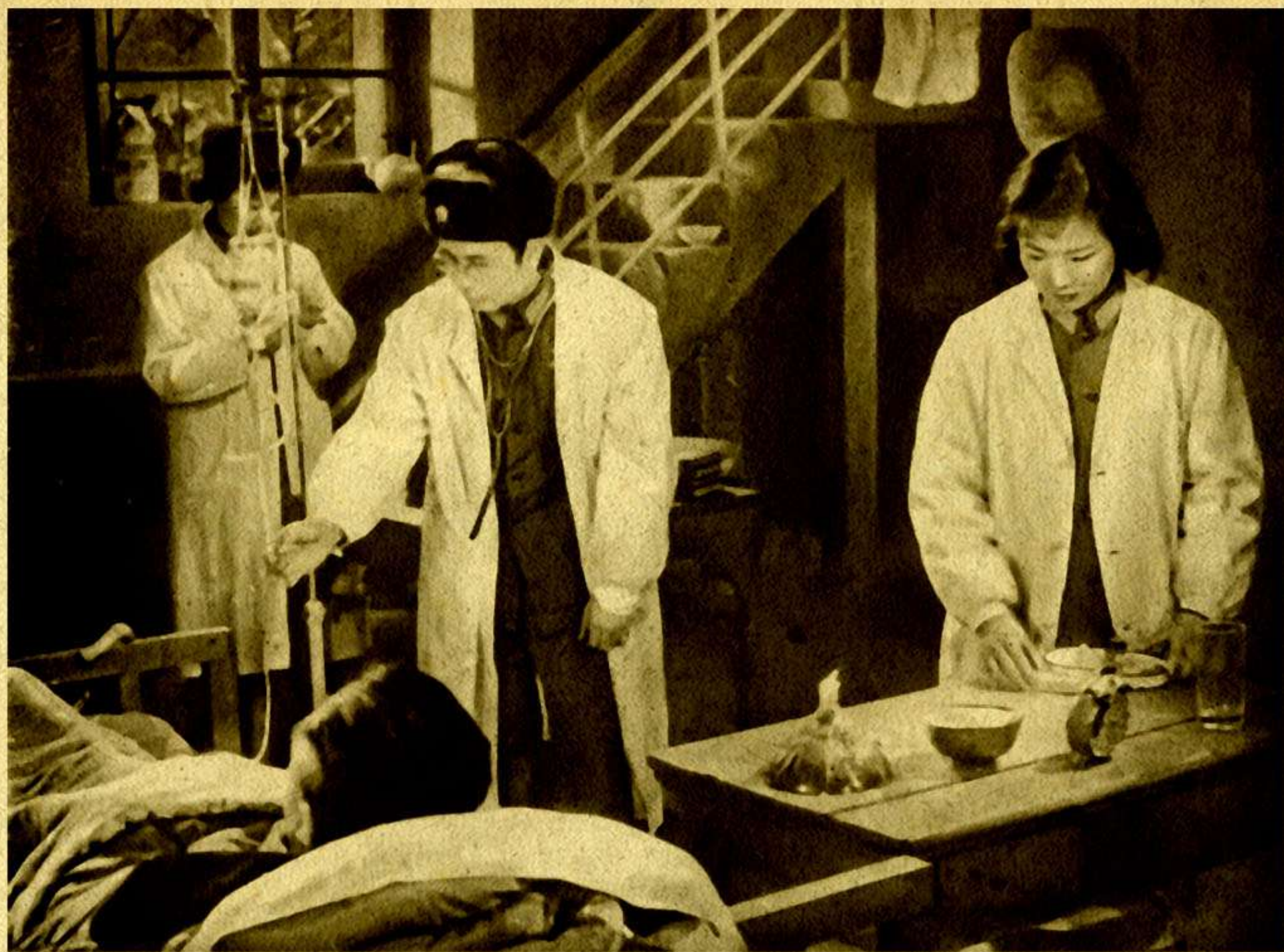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郭处长将剪辑过的磁带放给大老王听。磁带上录的是“……蒋介石就派熊贡卿来找胡子劝降，胡子兴高采烈亲自接见他……同意接受委任状、绶带、佩剑和军装，熊贡卿更神气活现了。……”这样一来变成了张长生揭发“贺龙投敌”的证明材料了。



大老王不愿继续听下去，站起身说：“总理很关心贺龙同志的问题，中央档案馆有关贺龙同志的材料，你们用完了没有？”郭处长淡淡回答：“正在研究。对待历史，今天恐怕要重新估价了。”大老王态度严峻地说：“历史毕竟是历史，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！”说完拂袖而去。



话分两头。由于周总理对贺老总的多方关怀，他们不得不给贺老总一些行动自由。冬天，寒风刺骨，贺老总拖着浮肿溃烂的双脚，在雪地上行走。因为饥寒交迫和疾病折磨，他跌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喊着：“医生！……”



护士发现后把他扶进屋里。李医生翻翻他的眼皮，看看瞳孔，冷冰冰地说：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糖尿病中毒引起的……继续输液！”说完就招呼另一个护士，一同走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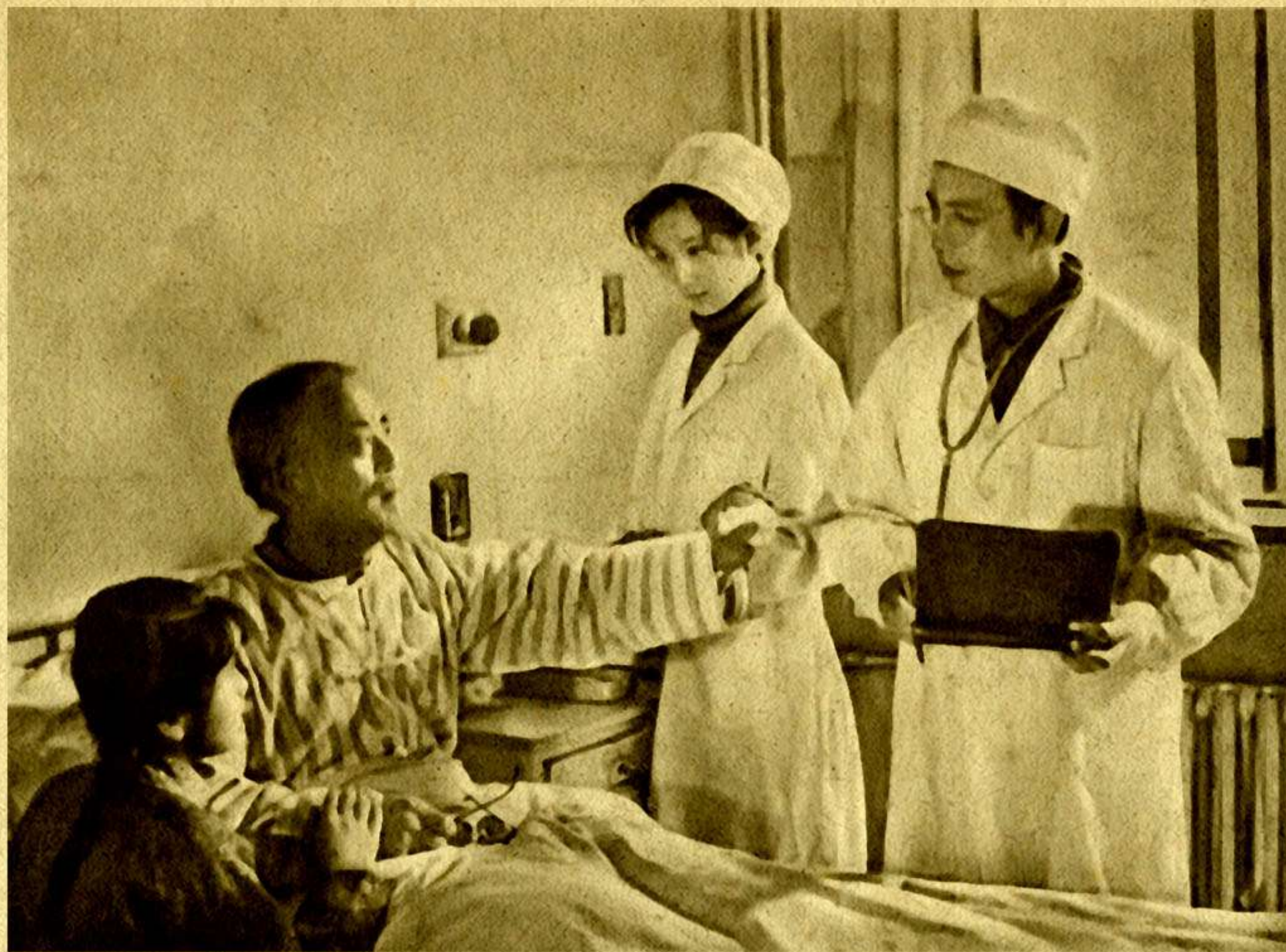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走后，桐花赶紧拿出自己的暖水袋，塞进胡子伯伯的怀里，她难过地说：“伯伯，您暖和暖和身体吧！”老总气愤地说：“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，杀人不见血啊！我要活下去，跟他们斗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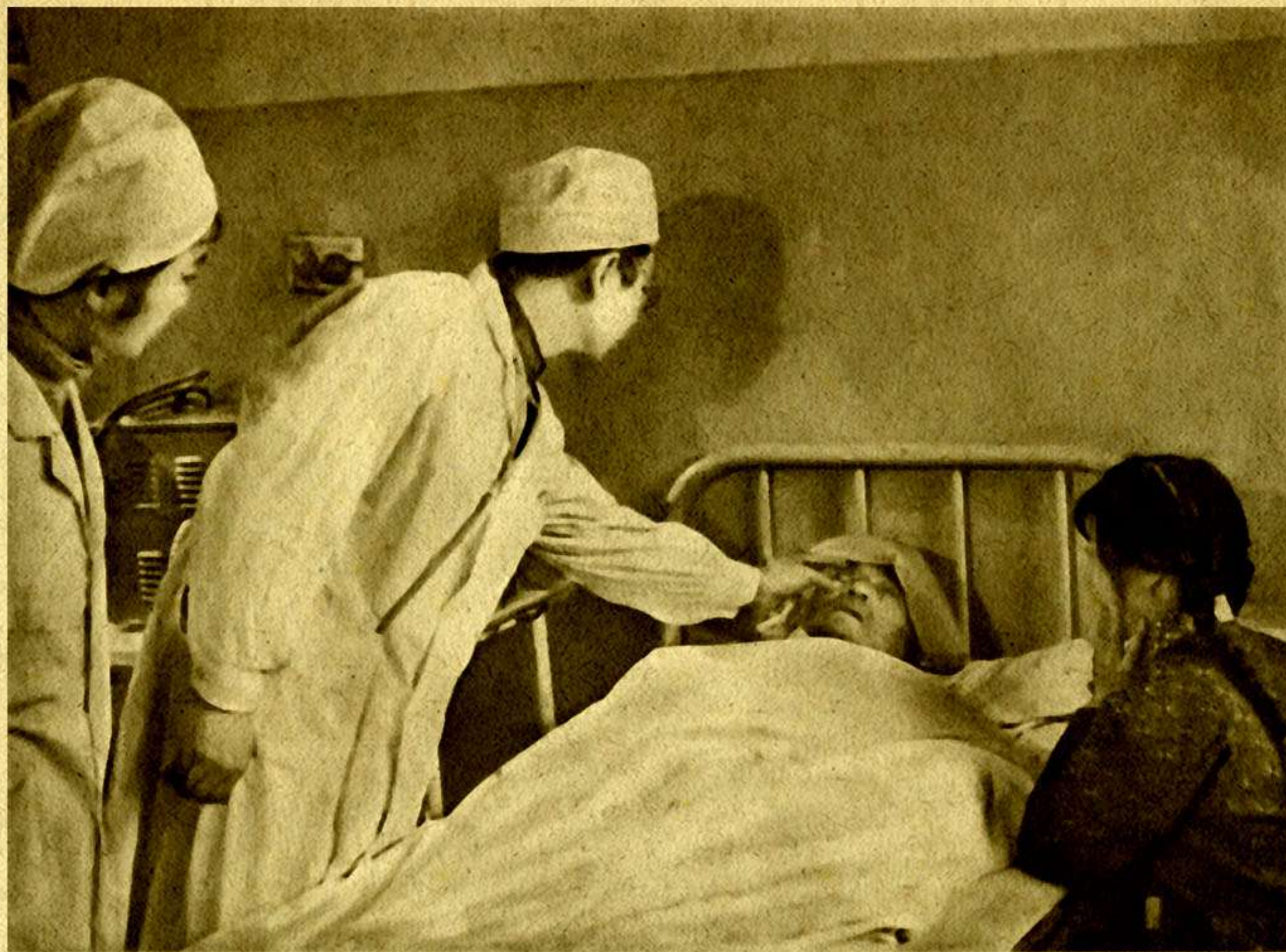
桐花拔下输液针头，然后把偷留下来的“降糖灵”喂给胡子伯伯吃。老总看见她在流泪，便抚慰着说：“桐花，你多大啦？”
“二十六”“我那个丫头也该有你这么大了，看到你我就想到了我的孩子，他们如今在哪里？还活着吗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？孩子呀，我把你们连累了！……”



这一说，桐花更伤心了。老总也泪眼模糊地说：“别哭了，你爸爸好吗？”她点点头，说长生爷爷也来了。老总听了一惊，“他来干什么？”“为您来的！”老总焦急万分地：“让他赶快回去！那帮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的！你也要多加小心啊！”



张长生来后，
被他们弄到了部队
医院里。他抓住李
医生说：“我不要
紧，先把胡子的事
办完再看病……”
李医生打断他的话，
装作亲切的样子说：
“老爷爷不要着急，
您介绍的情况组织
上一定会报告中央
的。您安心治病好
了。”



张长生的病越治越坏，他终日起不了身，莲妹子在一旁急得直哭。一天，他高烧不退，呼吸渐渐微弱了。他知道自己被药物所害，临终时还慢慢地说着：“胡子……冤枉啊！……”李医生走过来翻了翻他的眼皮，冷漠地说：“不行了！”



党的“九大”开幕了，贺老总有一堆话要跟党说啊！他两把菜刀闹革命，南征北战几十年，为的是建设一个新中国，而现在却毁在他们手里！党内出了坏人，要让党和毛主席知道。于是他挑灯夜战。奋笔疾书，给党中央写报告。



窗外，远处天安
门广场上庆祝
“九大”的焰火，
在高空闪耀。空气
中飘动着“忠”字
歌声和“永远健
康！”的欢呼声
.....



他象一头被囚禁的“雄狮”，焦躁不安。他掷去手中的毛笔，走到窗前抓住栏杆，望着天空愤愤地说：“这简直是封建，封建！……为什么忠心耿耿的老兵，被一个个拉下马？为什么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却接二连三地上了台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！？……”



他气愤得全身发抖，踉踉跄跄地扶着墙壁，撑着身子走回桌边，拿起毛笔在已经写好的报告上，端端正正地写上“贺龙”两字。突然他的手颤抖起来，神志渐渐陷入昏迷之中……



桐花发现了，赶紧不顾一切地冲进门，大声地叫醒他。老总缓缓地睁开眼睛，把报告塞到她手中，急迫地说：“快，让你爸爸交给周总理……”



突然，窗外出现了李医生鬼鬼祟祟的黑影，他看见桐花把一件什么东西塞进了怀里。



他赶紧跑到郭处长的洗澡间，说：“……好象让桐花递个什么东西……”
“递什么？”“没听清楚。”郭处长狠狠地：“盯住她！”



正巧洪湖要找郭处长有事，他听见里面有人谈话，便停住脚，侧耳倾听李医生和郭处长的谈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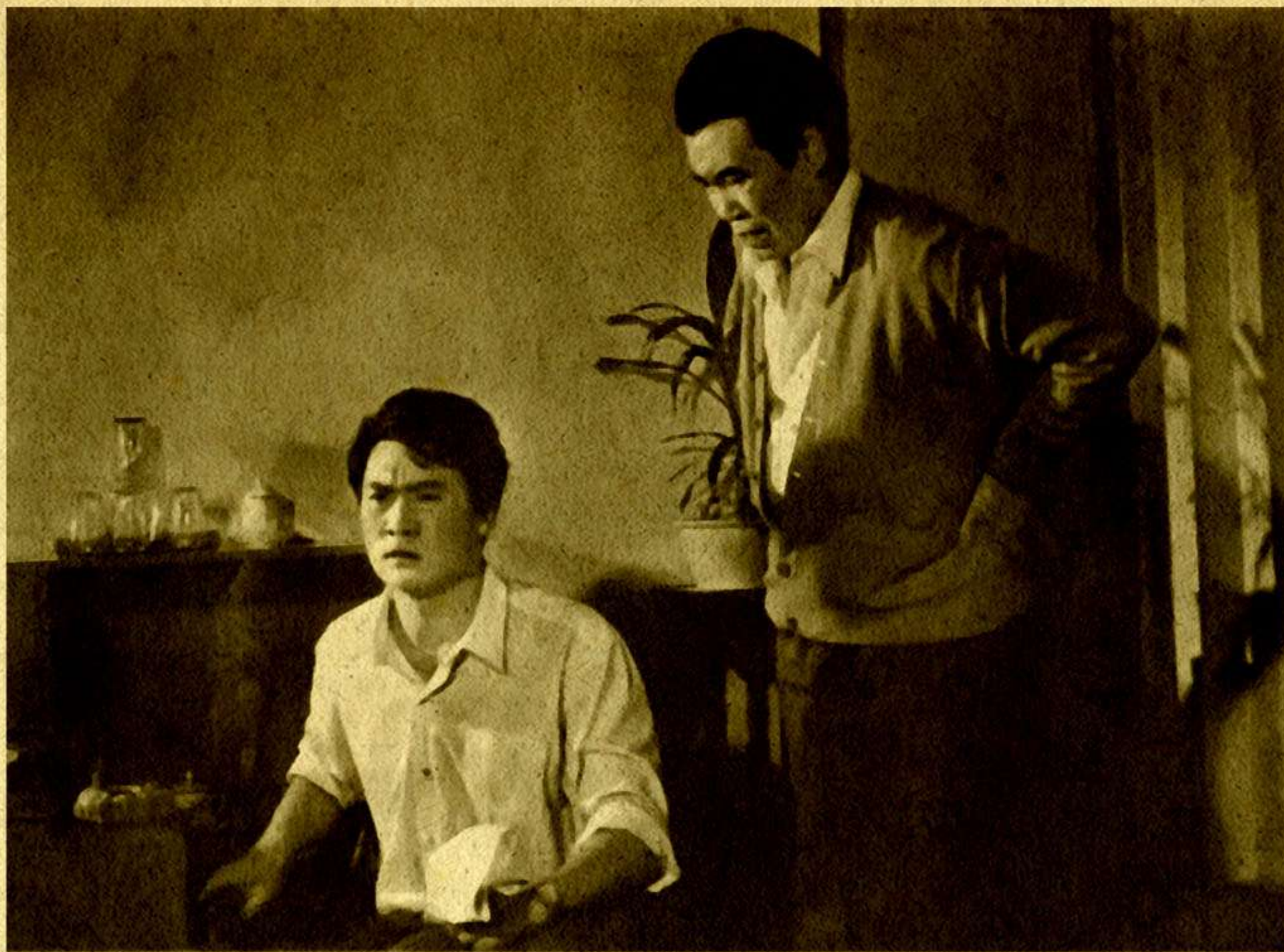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桐花换了一身便装，挎着人造革皮包，从一条条小路走向公路。这时，洪潮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抓过她的包说：“情况他们知道了，快把包给我！”桐花不知道洪湖业已悔悟，见他抓住皮包不放，便伸出右手“啪”的一声，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在他脸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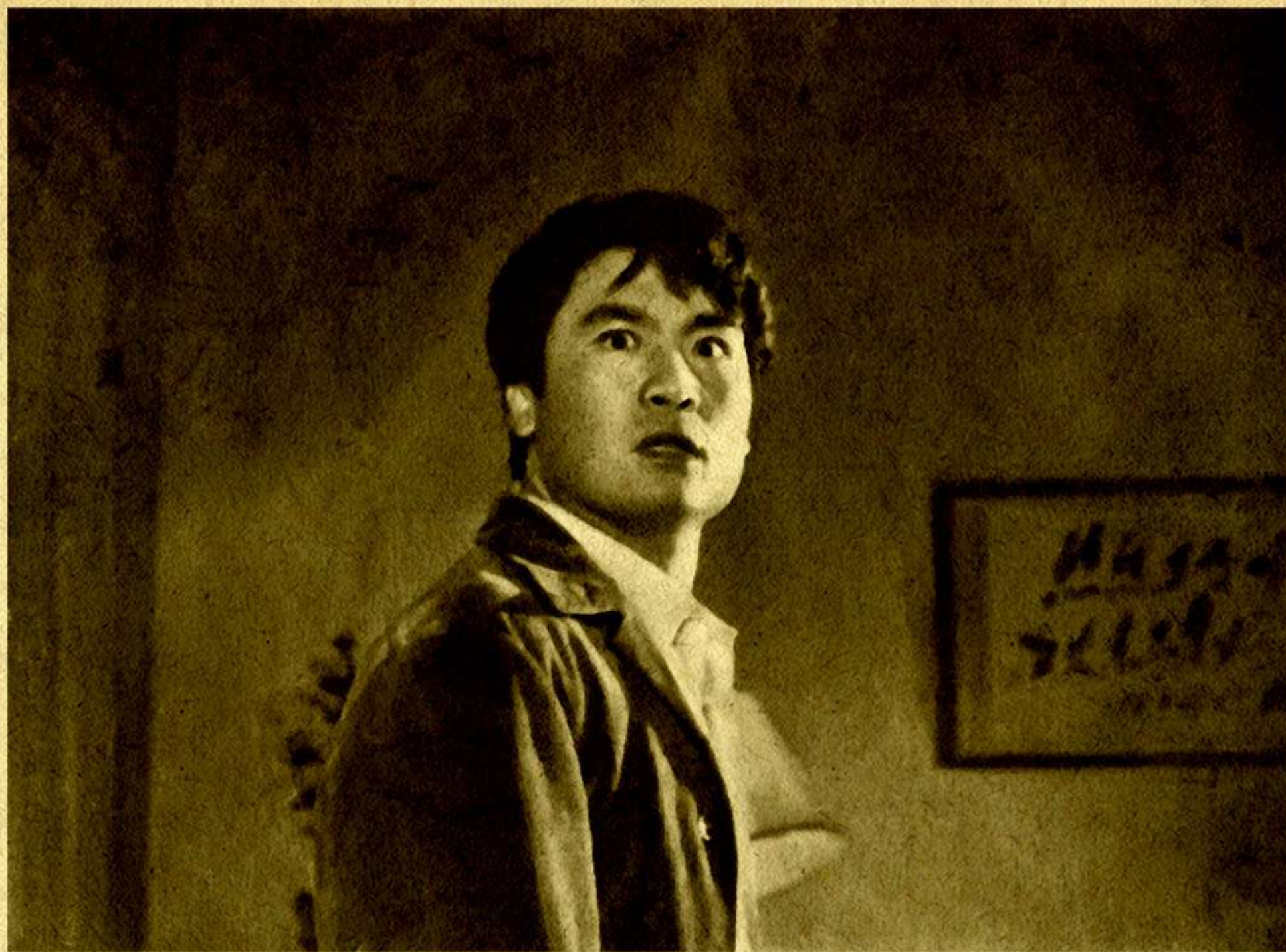
桐花的情绪刚刚镇定下来，不料李医生牵着军犬贼眉鼠眼地走过来。他打量了一番，盘问道：“上哪儿呀？怎么不请假？”她支吾了一声，转身回到林中小路上。



晚上，洪湖仍然带着一副屈辱的表情，回到家里。他父亲说他从湘鄂西回来后，情绪很不对头，越来越右倾了。洪湖反驳说，自己是凭党员的良心办事。他父亲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人民的残忍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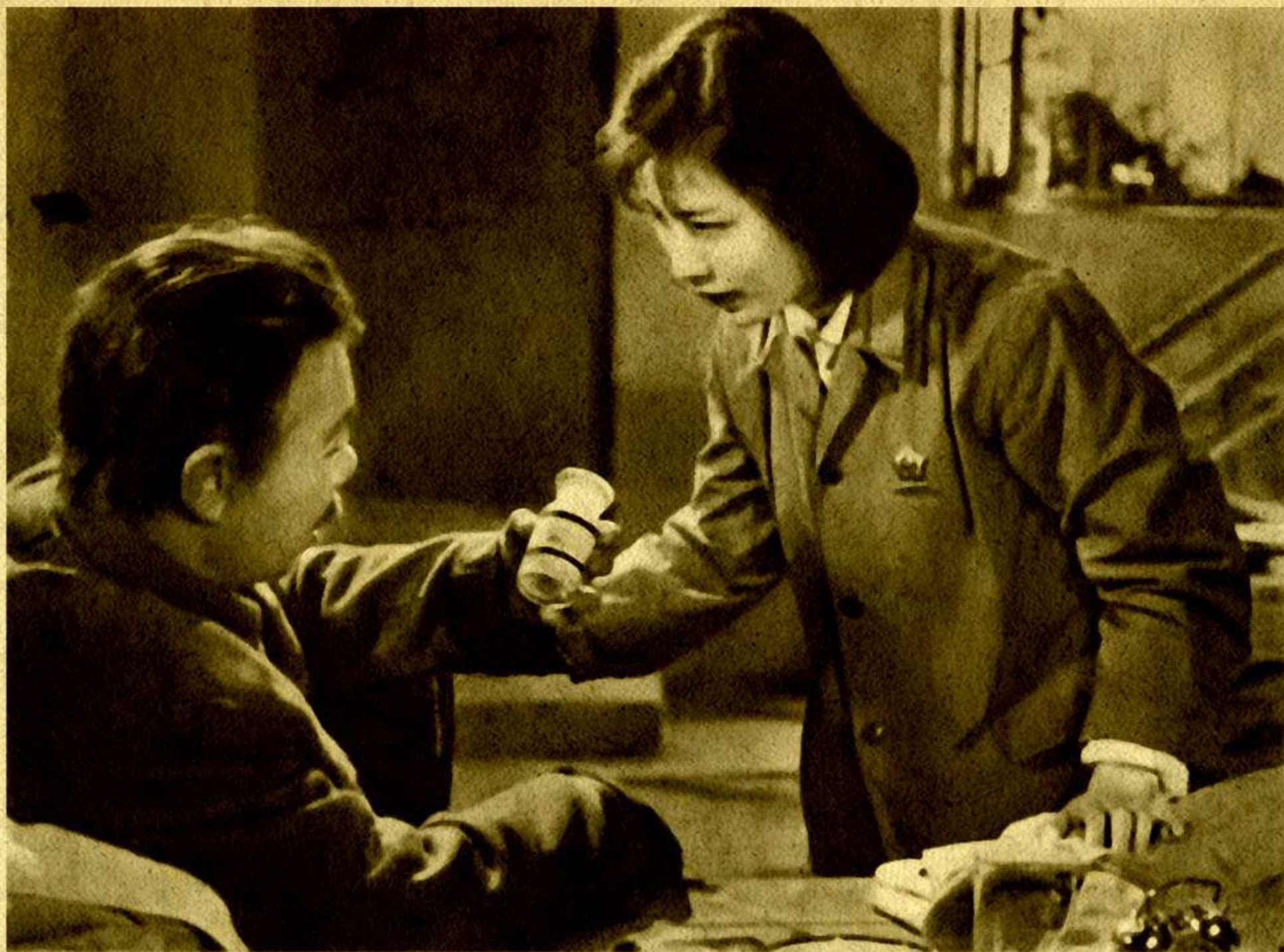
洪湖内心异常痛苦，他说自己既没有良心，也没有忠心，只有野心！……他这话显然是向马玉德一伙狠狠刺了一下。马玉德刚要发火，洪湖却步步紧逼，单刀直入：“是谁对张长生下的毒手？又是谁篡改了录音磁带？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狠地整胡子伯伯？……”



他愈说愈激动，不顾一切地站起身，言词锋利地向马玉德刺去：“过去我为你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，可今天，我觉得自己象个贼，没脸见人！……有你这个爸爸，我感到……耻辱！”



马玉德越听越气，拍着桌子喊：“岂有此理！要你来教训我！你简直不象我的儿子！”说着拉开抽屉，拿出手枪对着洪湖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兔崽子，老子毙了你！”“呼”的一声枪响，子弹打在林彪赠送的横幅上，玻璃碎裂，纷纷落下。



坏蛋们发现桐花跟他们不一心，便通知她调离。临行时，她拿来洗好的衣服和一瓶“降糖灵”交给胡子伯伯，要胡子伯伯今后多照顾自己，千万不能喝他们给的糖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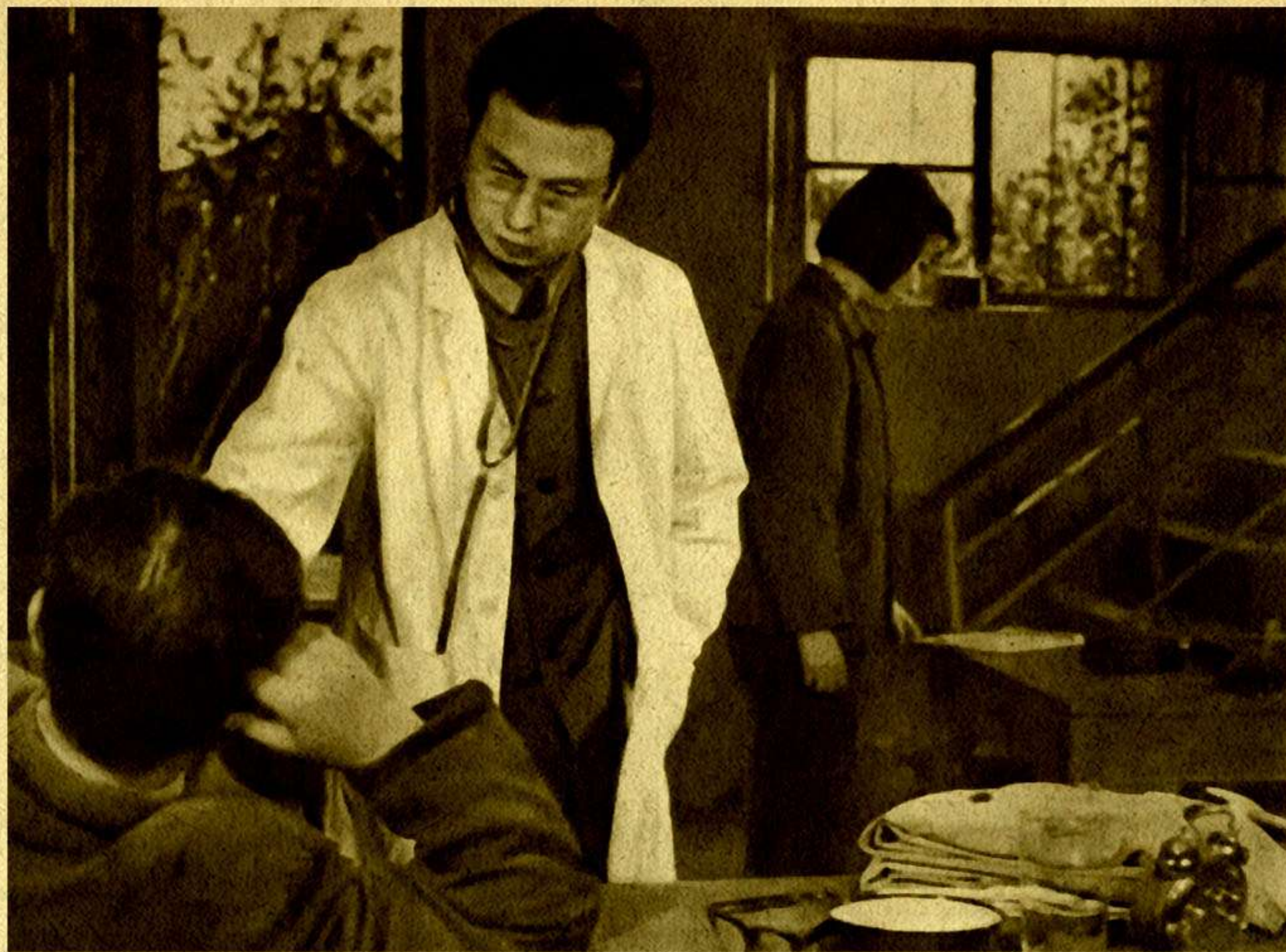
她还给胡子伯伯专门记录了一份病历，是他们迫害他的铁证，她要设法交给总理。她讲完了心里的话，流着泪把他扶起来，给他最后一次理发。老总安慰她说：“别难过了，瞧你的手艺真不错呀！贺龙还是贺龙的样子嘛，完全可以参加宴会了！”他不禁笑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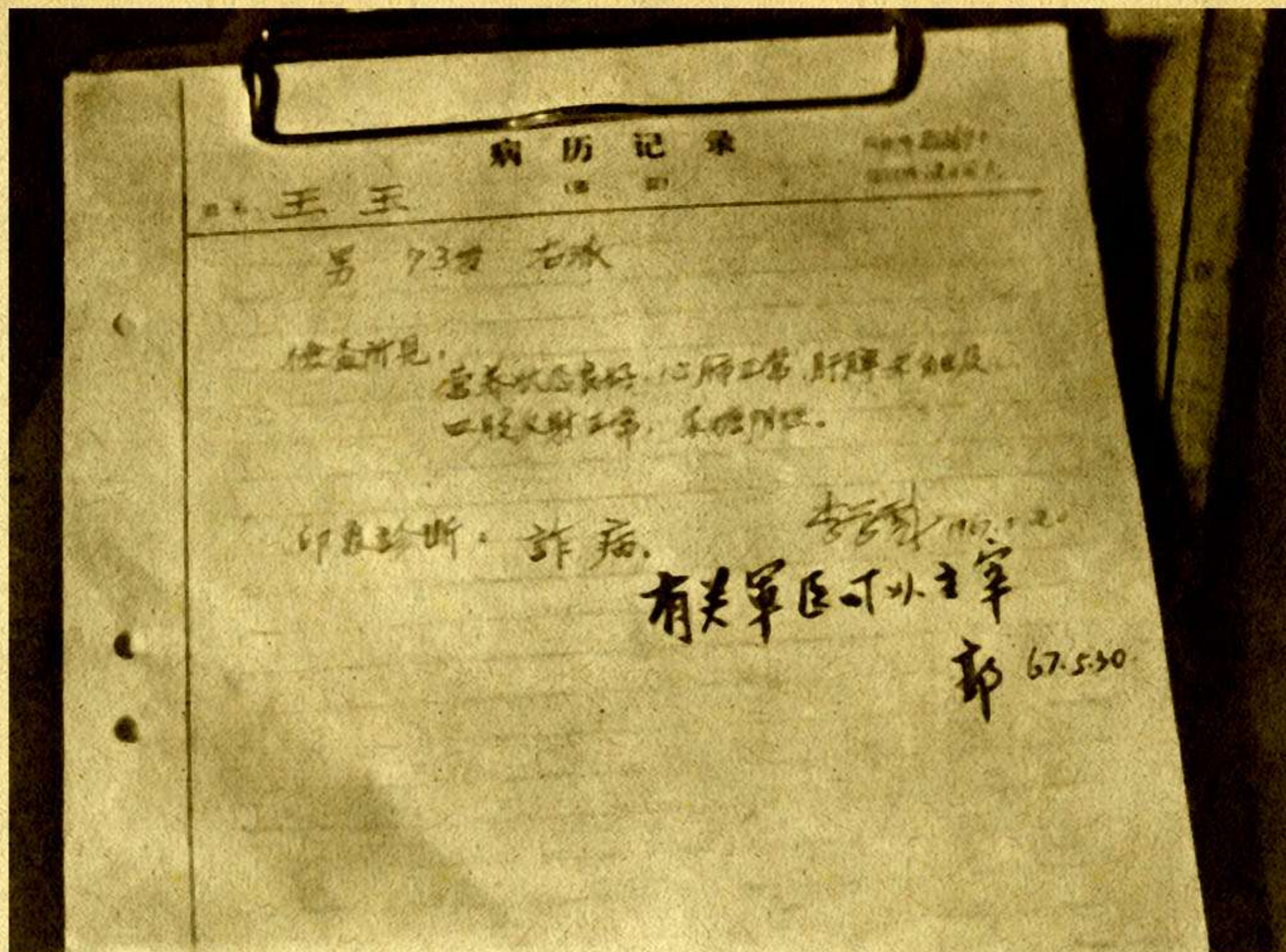
理发完了，桐花该告别了，胡子伯伯送她什么礼物呢？他颤悠悠地走到窗前，把那朵娇嫩的小花摘了下来，戴在她的鬓发上。他笑着说：“这朵花多好，跟湘鄂西的桐子花一样。……你知道是谁给你起的名字？”她笑了起来，说：“爸爸说过，是您！”



刚刚给桐花戴上小花朵，贺老总突然感到胸腹难受，桐花急忙把他搀扶到木板床上。这时，门忽然被踢开，李医生看见桐花在这儿，便疾言厉色地说：“该吃药了！”



他走进屋，把病历往桌上一扔，走到老总床前，试病人的脉搏。桐花闪到他后面，很机警地向桌上的病历望去，她越看越吃惊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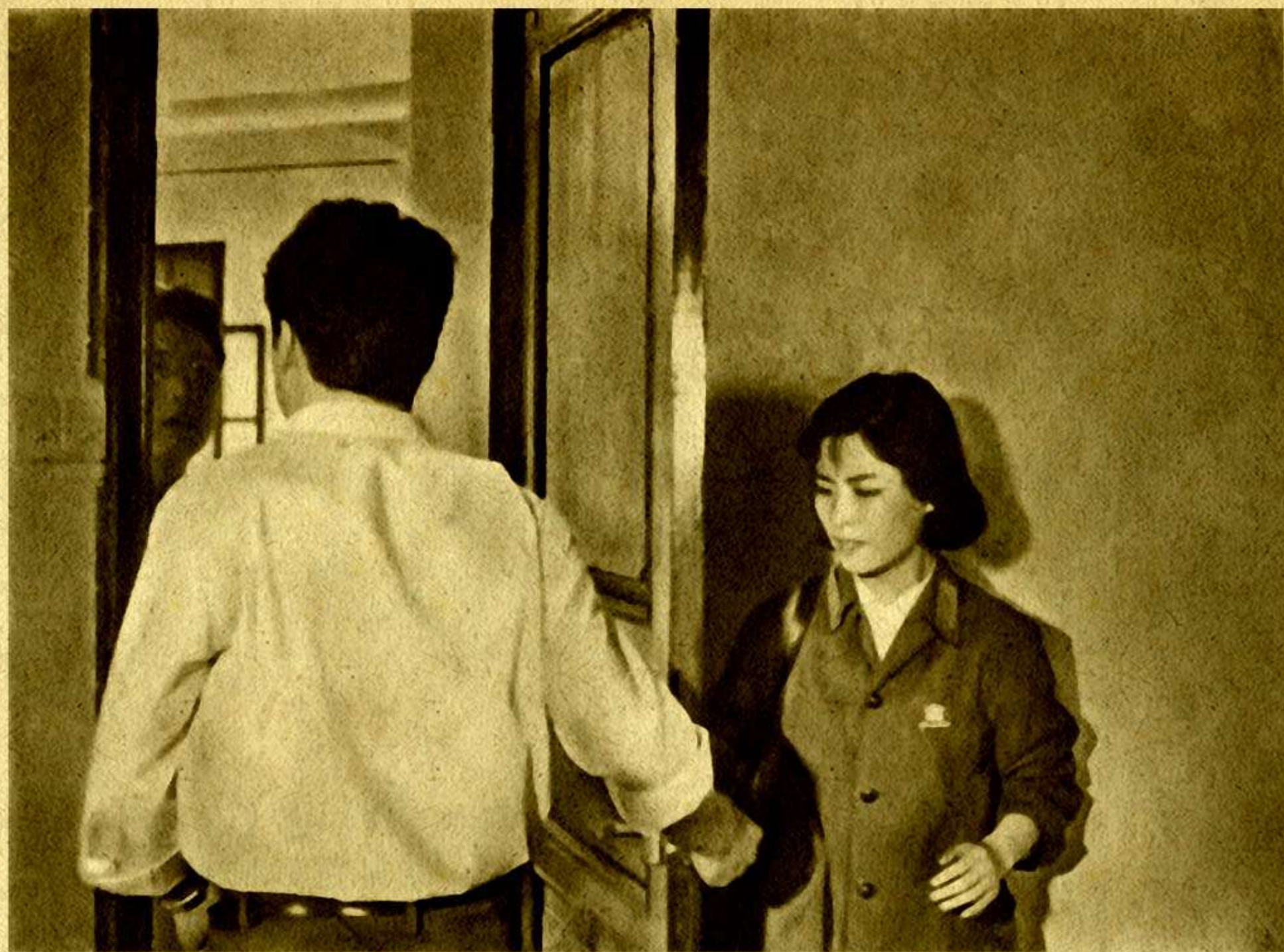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这是一份冒名顶替的假病历，上面写的姓名、政治面貌、检查所见和印象诊断，都是捏造的。他们按“诈病”来进行“针对疗法”，给贺老总输葡萄糖液，摧残患糖尿病的躯体。桐花悄悄地把这份病历塞进了口袋。



李医生发现了“降糖灵”，他说：“你怎么能吃这种药呢？”老总对他抢走药瓶极为气愤，撑起身子怒斥道：“你是什么医生？是混进解放军里的冒牌医生！”李医生阴狠地问：“谁给你的？谁是桐花！”他急转身，发现病历和桐花都不见了，便夺门追去。



桐花急忙奔跑，
想进一宿舍，但打
不开门，她走向另
一门，推门而入，
正巧这是洪湖的宿
舍，她紧张地向洪
湖摇手不要声张
.....



洪湖见桐花躲进了自己的宿舍，又惊又喜。这时，有人敲门，他门开半扇用身子堵住来人，一看是李医生。对方说：“桐花带着东西跑了，你见到她吗？”洪湖巧妙地支开他说：“我见她出大门了！走咱俩一块去追！”



他俩疾步跑到车库，洪湖让李医生开吉普，自己骑摩托车，兵分两路。说完，两人各自上车，追赶而去。



洪湖打发了李医生，他骑着摩托车绕了个弯又转回来了。洪湖激动、喜悦，桐花感激、谅解，多少误会一时冰消雪化。她信任地把报告和病历交给他，深情地说：“你直接给爸爸送去。胡子伯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！……我等着你回来！”



“胡子伯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！”
桐花的声音一直在
洪湖耳边回响……
他开足马力，疾驰
在西山公路上。



李医生最近也发觉洪湖不对头，所以对他颇有戒心。他到十字路口岗亭，急忙给郭处长打电话，让他派车追洪湖，免得他和桐花带东西跑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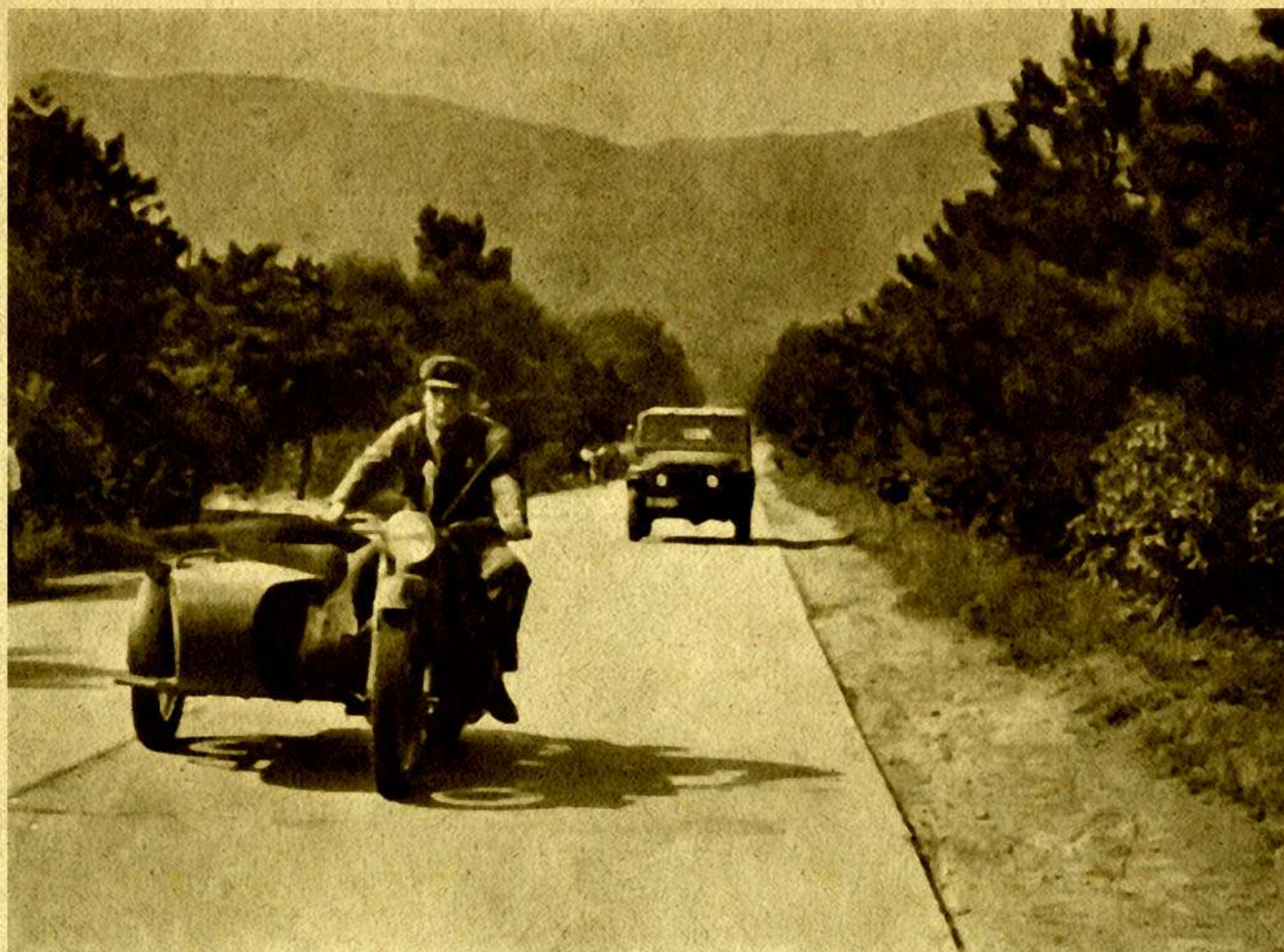
郭处长急忙调动摩托车队，兵分两路去追赶洪湖，并且催促道：“快！快开！——”



他一面要司机开大油门，加快吉普车的速度，一面伸出脑袋拿着步话机向摩托车队喊话，指挥他们行进的方向。



吴宝山约定在这儿等桐花。正巧，马洪湖疾驰而来，他停下车把一包东西交给吴宝山，叮嘱说：“吴伯伯，这里面是胡子伯伯的病历和报告！”吴宝山接过东西，非常感激地催促说：“好，快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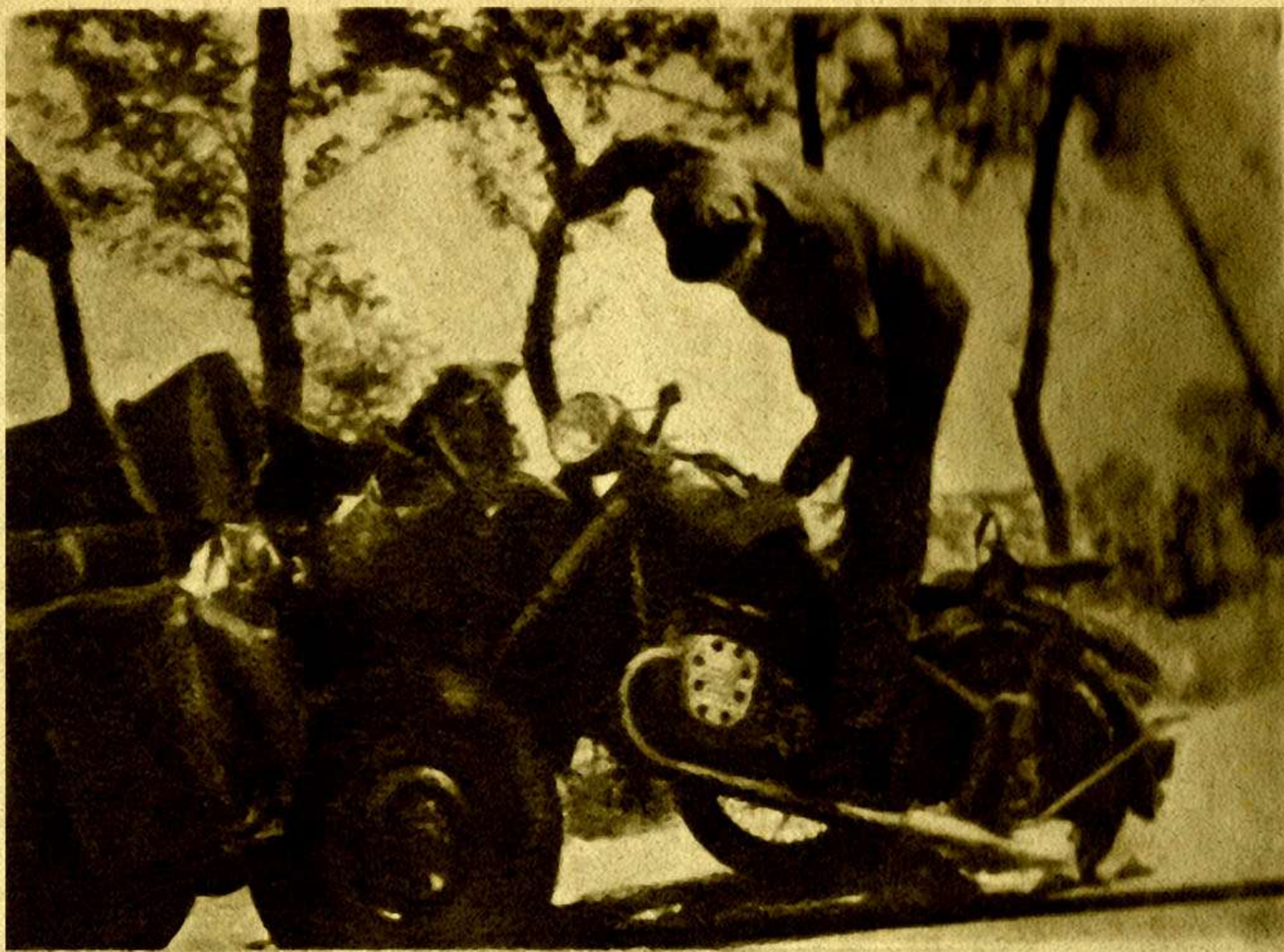
郭处长的吉普车终于在玉泉山路看见了洪湖驾驶的摩托车，他尾随不放；洪湖也发现了身后的追车，他加大油门，企图甩掉郭处长。



“胡子伯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！”桐花的声音又响在耳边。是谁杀害了长生爷爷？是谁篡改了录音磁带进行诬陷？又是谁在加紧迫害胡子伯伯？……仇恨的怒火燃烧在他心上！他要斗争，他要复仇，他在千钧一发时改变了主意，他急速掉转车头，向吉普车冲了过去！



郭处长惊慌失措，惶恐万状……

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洪湖加速马力，朝郭处长的车头冲撞而来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郭处长车毁人亡……



这个残害好人、作恶多端的郭怀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



贺老总躺在床上，泪花涌出，他向我们作最后的诀别：“我要为党活下去，贺龙永远听党的！”

在坏蛋们的残酷迫害下，他终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离开了人世……在他身边没有花圈，没有党旗，没有哀乐，没有战友，也没有送葬的亲人。



但是祖国山河
大地上亿万人民从
心灵深处呼唤着：
“贺老总！……贺
老总！……贺老
总！……”



他的音容笑貌，
他为人民所建立的
丰功伟绩，将永远
铭刻在人民心中！

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

编 剧.....贺兴桐 于 力
导 演.....石一夫 阙 文
摄 影.....徐骁先 涂家宽

主要演员

贺 龙.....李仁堂
吴桐花.....赵 娜
马洪湖.....祝延平
马玉德.....张 宪
郭处长.....李 丁
吴宝山.....张 平



电影连环画册

元 帅 之 死

改编：涂家宽 封面设计：王延陵

出版者：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印刷者：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1981年6月第1版

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60 印张：3

印数：1—1,0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8061·1666 定价：0.30元



我 帮 找 网

wobangzhao.com

视频教程·亲测神器·打包素材·高薪技术